

寒门贵子



序

大胤末年，士族盘踞，黎民困苦。

苏砚携经纶自江南而来，以笔为刃；

萧景珩于权局落子，以谋安邦；

沈明薇从深宅破局，以智昭雪。

或为知己，或为对手，

终为“天下为公”殊途同归。

让寒门有进身之阶，让苍生有安身之所。

庙堂江湖，本无鸿沟。

天下非一人之私，

乃万民之共。

目 录

第一章：寒门孤影	1
第二章：县试风波	7
第三章：赴京启程	16
第四章：意外相遇	22
第五章：科举锋芒	28
第六章：初入翰林	34
第七章：户部陷阱	41
第八章：暗语玄机	48
第九章：结识盟友	54
第十章：千金试探	61
第十一章：证人之死	70
第十二章：皇室突破	78
第十三章：证据初现	86
第十四章：军饷破绽	93
第十五章：反咬一口	101
第十六章：暗夜惊魂	109
第十七章：血染青阶	118
第十八章：权欲迷局	127
第十九章：新政风雨	132
第二十章：寒门锋芒	141

第二十一章：王府暗流	150
第二十二章：龙椅暗流	155
第二十三章：新帝棋局	163
第二十四章：朝堂制衡	169
第二十五章：裂痕暗生	175
第二十六章：君心臣意	182
第二十七章：江湖庙堂	188

第一章：寒门孤影



江南的雨丝缠绵而又恼人，细密地敲打着青瓦白墙，在地面溅起朵朵水花。苏家破旧的柴房内，潮湿的霉味与雨水的清新交织，弥漫在狭小的空间内。年仅七岁的苏砚蜷缩在角落里，身上单薄的粗布衣裳已经被雨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带来阵阵寒意。

他的目光却坚定而炽热，专注地盯着窗棂缝隙透进的那一缕微弱月光。他手中紧握着半截木炭，犹如握着珍宝，小心翼翼地在那张泛黄的破旧纸上，一笔一划地临摹着《论语》中的字句。纸张早已泛黄，边缘也卷曲破损，可这是他好不容易从私塾先生那里讨来的“宝贝”，每一笔每一划，都承载着他知识的渴望。

自从母亲离世后，苏砚便被叔婶收留。然而，在这个家里，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疼爱，反而被当作免费劳力使唤。天还未亮，他就要起床，匆匆洗漱后便赶往私塾。在那里，他要扫地、烧火，伺候那些富家子弟。望着那些富家子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悠然自得地读书写字，苏砚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羡慕之情。但他从不抱

怨，只是默默地干活，等待着那难得的机会——趁先生不注意时，偷偷趴在窗边，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教室里传来的《四书》讲解。

当同龄的孩童在街头巷尾追逐嬉戏，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镇上空时，苏砚却总是抱着那本破旧的典籍，独自躲在角落里。他的手指因频繁翻阅书页而结出了厚厚的茧，但他浑然不觉。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在他眼中就像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其中的知识。

这天，私塾先生正在讲解《孟子》，苏砚又像往常一样，悄悄地凑到窗边。先生讲到精彩处，突然提问，教室里鸦雀无声，学子们面面相觑，无人能答。正如孟子所倡导的教育理念，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担当社会责任的“大丈夫”。然而，在古代私塾的教学方式中，先生的提问往往能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课堂内容。就在这时，苏砚忍不住轻声说出了答案。先生循声望去，看到了窗外的苏砚，眉头微皱，眼神中带着几分惊讶和疑惑。

先生将苏砚叫进教室，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背诵《孟子》。苏砚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背诵。他的声音虽带着稚气，却字字铿锵，准确无误地复述了《孟子》的篇章。先生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没想到这个整日在私塾干活的孩子，竟有如此天赋和毅力。从那以后，先生破例允许苏砚旁听，这个寒门少年的天赋，终于在这艰难的困境中，艰难地破土而出，向着光明生长。

时光荏苒，转眼便是十年。

苏砚已长成挺拔青年，粗布长衫洗得发白，却总浆洗得干干净净。清晨扛着锄头下地时，他会把抄满典籍的油纸卷塞进怀里，歇脚时便坐在田埂上默读，指尖在泥地上无意识地推演着《孙子兵法》的阵法。傍晚替镇上酒楼劈柴，掌柜常留他吃碗残羹，他总趁此机会打听南北商道的消息，听行商们说京城物价、边关战事，听到动情处，他眼中温和的笑意瞬间被炽热的光芒取代，仿佛灵魂已飘升至金銮殿，与群臣共商国是。

乡邻们都说苏家这苦孩子魔怔了，可每逢灾年粮荒，最先站出来教大家晒谷防蛀、疏通水渠的总是他。有回知府巡查灾情，指着泛滥的河道问策，随行幕僚支支吾吾，倒是路过的苏砚停下挑粪的扁担，朗声说出“开闸泄洪需分三段，先疏下游河道，再筑临时堤坝”的法子，条理清晰得让官老爷都惊得从轿子里探出头来。夕阳垂暮，将他泥点斑驳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辉，怀中半卷的《农桑辑要》随风轻摆，宛如即将展翅的蝶，翩翩起舞。

他望着远处田埂上扛着锄头归家的农人，他们的身影在暮色中被拉得很长，疲惫却又带着对明天的希冀。可他也清楚，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一次苛政的摊派，就可能让这些勤劳的人们瞬间陷入绝境。就像去年，隔壁王大娘的儿子因为缴不起赋税，被官差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只能卖了唯一的耕牛才得以脱身。那一刻，苏砚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知道，仅凭自己现在教大家的这些生计小法，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只有走进那权力的中心，穿上官服，才能制定出真正利国利民的政策，才能让更多的百姓免受苦难。县试的消息传来时，他摸了摸

怀里那本被翻得卷边的《策论精选》，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坚定光芒，仿佛已看到通往京城的道路在脚下缓缓展开。

第二章：县试风波



县试开考在即，前三日，苏砚独自坐在空荡的木桌前，陷入了沉思。青布笔袋磨出了破洞，里面只有半截光秃的狼毫；砚台是捡来的碎瓷片拼凑的，稍一用力就怕散架；最要紧的是那套《应试策论范本》，镇上书铺要价三钱银子，抵得上他劈半个月柴的工钱。他将积攒已久的铜板小心翼翼地倒在手心，几枚铜板叮当作响，却远远不够所需。他指尖轻轻摩挲着铜板上模糊的纹路，喉结因激动与焦虑而不自觉地上下滚动。

“砚哥儿，发啥愁呢？”隔壁陈阿婆端着碗热粥走进来，见他对着空桌出神，放下碗就往他怀里塞了个布包，“这是阿公生前用的砚台，虽不是名品，研墨还算顺手。”话音刚落，劈柴的王大叔扛着捆松烟进来：“我托人从县城捎的好墨，你拿去用。”不一会儿，织布的李婶送来绣着墨竹的笔袋，卖豆腐的张叔塞给他一串铜钱……小小的柴房里，很快堆起了半桌考具，粗瓷碗里的热粥冒着白汽，混着众人的絮叨，把秋晨的凉意驱散得干干净净。苏砚望

着这些带着体温的物件，鼻子一酸，深深作揖时，泪水砸在青石板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乡亲们散去时已近傍晚，柴房后墙突然传来几声轻叩。苏砚警觉地回头，只见两个家丁隐在树影里，中间站着的赵奎正把玩着腰间玉佩，锦缎短衫在暮色里泛着暗光。赵家靠着垄断粮行发家，与县丞沾亲带故，赵奎自小便仗着家世横行乡里，私塾里没少抢夺同窗的笔墨，尤其是对苏砚更是毫不顾忌，平日里百般刁难苏砚，找到由头便是一顿拳打脚踢——苏砚那半截狼毫，就是去年被他掰断后剩下的。

“苏砚，明人不说暗话。”赵奎斜倚着土墙，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傲慢，“我知道你想考县试，也知道你肚里有点东西。”他朝家丁抬抬下巴，一人立刻将个油纸包放在窗台上，里面传出银锭碰撞的脆响，“不用你传答案，太惹眼。你只需在策论结尾处，把‘民为贵’三个字写得格外重些，我看到了自然有数。考完了你把卷子‘遗落’在

墙角，我自会派人取。这事成了，这些银子归你，往后赵家粮行的活计，分你一半。”

苏砚紧握砚台，指尖因碎瓷嵌入而微颤，那碎瓷似成了他心中唯一的依托。他垂眸望向布满厚茧的手掌，嘴角勾起一抹谦逊的笑意：“公子说笑了，学生哪有什么才学？不过是瞎蒙罢了。”他故意让声音带着几分怯懦，

“况且考场规矩森严，听说连咳嗽声大了都要被盘问，若是写得格外重些，怕是会被考官疑心……公子身份尊贵，何必冒这风险？依学生看，公子随口答答，也比我们这些苦读的强百倍。”

这番话捧得赵奎眉梢微扬，却仍冷哼一声：“你是觉得我给的好处不够？”

“不敢不敢。”苏砚弓着身子，几乎要贴到地面，
“学生是怕耽误了公子前程。您想啊，万一……我是说万一被人瞧见，岂不是连累了公子？学生这条贱命不要紧，可不能坏了赵家的名声。”他故意把“赵家名声”四个字说得格外重，眼角余光瞥见赵奎的手指在玉佩上顿了顿。

“油嘴滑舌。”赵奎虽仍带着怒意，语气却松了些，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抬脚作势要踹，却在
离苏砚膝盖寸许处停住，“哼，谅你也翻不出什么浪来。
等着瞧，考场上有你哭的时候！”说罢带着家丁转身就走，
靴底碾过石子的声响渐渐远去。

苏砚直起身时，后背已被冷汗浸透。他望着赵奎消失
的方向，慢慢握紧拳头——那枚被他藏在袖中的碎瓷片，
已深深嵌进掌心。

秋阳斜照，县试考场内弥漫着墨汁与汗渍混杂的气息。
苏砚端坐于斑驳木桌旁，凝视着“民为贵”三字策论题，
笔尖轻悬于泛黄宣纸之上，久久未落。三日前的场景如毒
蛇般盘踞在他脑海——地主王员外的家丁将老佃户陈阿
公推入河中，只因对方交不出翻倍的田租。浑浊的河水吞
噬老人时，岸上的王员外还悠闲地摇着折扇，仿佛踹死的
不过是只蝼蚁。

苏砚的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墨汁在砚台里泛起涟漪。
他想起《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教诲，

更想起自己在柴房借着月光苦读的无数个日夜。笔尖终于落下，字迹如刀刻般凌厉：“为政当以民生为本，非恃严刑峻法。今豪强兼并土地，百姓食不果腹，若官府仍助纣为虐……”他将目睹之苛政、心感之民苦，悉数倾注于笔端，文字如泉涌，仿佛要将这世间不公层层剥开，暴露无遗。

放榜那日，红榜前围满了考生。苏砚挤在人群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被朱笔圈在榜首时，后背忽然窜起一丝寒意。转头正对上赵奎的目光，对方站在粮行伙计的簇拥里，脸上没有丝毫惊讶，反倒勾起一抹阴恻恻的笑，眼神像淬了毒的针——那不是嫉妒，是早就盘算好的报复。苏砚瞬间明白，赵奎只给自己两个选择，彻底依附于他，亦或是被他彻底毁掉。

苏砚心中大骂自己真是一时糊涂，赵奎怎么会给自己翻身的机会？

每天里苏砚的苦读、帮助邻里乡亲……都像一根根刺隐隐扎在赵奎的心头。他虽然一直欺压苏砚想让他臣服，但心底也怕苏砚万一哪天出头后，就会拿他赵家下手。

苏砚，你难道真要折在赵奎这个小人之手吗？苏严看着赵奎，慌乱与绝望的神情竟全然不见了，眼里全是决意，未来进了官场，步步都有可能踩入奸佞的陷阱，连赵奎都斗不过还提什么救乡亲，正天下？

赵奎突然感到一丝不适，胆小如鼠的苏砚何时露出过这种神情？他哼了一声，一甩袖子便带着手下转身离去了。

果然，次日清晨，“苏砚考场舞弊”的告示便贴满了城门。告示言辞确凿，指控苏砚携带小抄，所谓证据乃监考人员“当场查获”的纸片，末端赫然钤着县丞衙门的鲜红大印。

公堂上，县令一拍惊堂木，冷声问道：“苏砚，你可知罪？”苏砚跪在青砖上，脊背却挺得笔直：“学生无罪。”赵奎在一旁嘴角噙着笑，仿佛早已胜券在握，示意监考呈上所谓的“证据”——一张写满策论要点的纸片。

苏砚匆匆一瞥，旋即放声大笑：“大人明鉴，此纸片笔迹迥异于学生惯常书写，且其内容虽关联策论，却谬将《荀子》引为《孟子》。学生策论所答，字字珠玑，皆援引《孟子》原文。”言罢，他深吸一口气，面对满堂众人，将策论内容倒背如流，一字不爽，背到关键处，更是指出考题中暗藏的《孟子·尽心下》典故错误，有理有据，令县令都微微颌首。

“大人，学生尚有一事禀报。”苏砚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赵奎，“县试开考前夜，赵公子曾在柴房后墙威胁学生，说若不按他的意思在考卷上做记号，便要让考生‘考场上有哭的时候’。如今这所谓的‘证据’，怕是早就备好的陷阱。”他从怀中取出用布小心包裹的碎瓷片，“这是学生当夜情急之下攥碎的砚台碎片，柴房后墙的草堆里，还能找到他家丁掉落的腰牌，大人可派人查验。”

赵奎脸上笑容霎时凝固，颤抖手指向苏砚，语无伦次道：“你.....你竟敢妄言诬陷！”可眼神却慌了，下意识地瞟向县丞的方向。

县令看着那堆碎瓷，又瞧了瞧赵奎的神色，心中已有判断。他沉声道：“来人，去柴房后墙搜查！”

而苏砚的眼神坚定如铁，仿佛在向整个世道宣告：寒门子弟，不可欺！

这场风波过后，苏砚的名声在当地不胫而走。有人赞其才华横溢，有人敬其勇气可嘉，然苏砚自知，此乃漫长仕途之初步试炼耳。县试的胜利，让他离官场更近了一步，但也让他明白，前方的道路布满荆棘，那些世家大族的目光，正如同暗处的毒蛇，随时准备将他吞噬。不过，苏砚已不再畏惧，他握紧拳头，心中燃起熊熊烈火，向着京城，向着那个能真正改变天下的地方，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第三章：赴京启程



深秋的风裹着梧桐叶掠过青石板路，苏砚背着用粗布缝制的行囊，站在小镇渡口回望。晨光中，那间漏雨的柴房已化作模糊的灰影，唯有乡亲们塞进行囊的干粮还带着余温——陈阿婆烙的饼、王大叔给的腊肉，每一样都沉甸甸的。他指尖摩挲着布包上的针脚，心里清楚，这些不仅是吃食，更是沉甸甸的期许。若此次赴京不成，辜负的何止是自己十年寒窗？他深吸一口气，将满腔的不舍深深埋藏，转身缓缓踏上渡船，步伐虽轻，却透露出无比的坚定。

官道上尘土飞扬，往来的马车扬起阵阵烟尘。苏砚刻意避开那些衣着光鲜的行商，专挑山间小径行走。不是怕被轻视，而是明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摸了摸怀中母亲留下的木簪，这是他唯一的念想，断不能有任何闪失。渴了便掬一捧山涧清泉，饿了就掰半块冷硬的饼，嚼到干涩时，便默念《论语》里的句子润喉。路过繁华州府，他总在茶楼外驻足，听书生们高谈阔论。有人说主考官偏爱辞藻华丽的骈文，有人说某世家子弟已买通关节，其中不

乏怨愤丧气之音。这些话像小石子投进他心里，泛起涟漪却未起波澜。他暗自思忖：若真凭才华取士，那是最好，若考场已然污浊，更要闯进去搅一搅——只是这闯，需用巧劲，而非蛮力。

行至皖南山道时，暴雨突至。苏砚躲进一座破庙，见墙角蜷着几个衣衫褴褛的流民，老人怀中的婴孩哭得撕心裂肺。他下意识摸向行囊，那里只剩最后一块饼。若将饼分予他们，自己今夜必将忍受饥饿之苦；若不舍，心中那份良知却又难以平复。火光摇曳中，他忽然想起陈阿婆塞饼时说的“出门在外，总要帮衬着走”，咬咬牙将饼掰成小块递过去。流民们磕头道谢时，他忙扶住老人，轻声道：“举手之劳，不必如此。”转身添柴时，他凝视着跳跃的火苗，思绪万千：这些人所匮乏的，岂止是一块饼？他们渴望的是安宁的生活，是延续生命的希望之光。可自己如今连块饼都快给不起了，将来若真能做官，定要让粮仓里的米，多到能分给每个像他们一样的人。

半月后的黄昏，苏砚在一处驿站歇脚。驿站旁的告示栏贴满缉拿流寇的文书，画像上的人目露凶光，腰间弯刀闪着寒光。他默记着流寇的特征，心里盘算着明日要更早赶路，避开荒僻地段。正想着，驿站内传来争吵声，几个家丁正拉扯一位老汉，只因老汉少付了一文钱的茶水费。老人也振振有词，非说他们要的钱比标价贵一文。

苏砚眉头轻蹙，稳步走进店内，并未立即言语，而是先向掌柜恭敬地行了一礼：“店家，这位老伯少的茶资，在下愿代为偿付。”说着掏出一文钱放在柜上，又转向家丁，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几位大哥，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老伯许是忘了带钱，并非有意拖欠。您看，这钱我已付过，若真闹到官差那里，说赵家的人跟老汉计较一文钱，传出去怕是对公子名声不好吧？”

他特意提了“赵家”——方才听家丁闲聊时，隐约听到他们提及主人姓赵。这话果然管用，家丁们面面相觑，虽仍瞪了老汉一眼，却不再纠缠，悻悻地走了。老汉握着苏砚的手连声道谢，他淡淡一笑，道：“不过举手之劳罢

了。”待家丁走远，才低声对老汉说：“老伯，往后遇到这般人，莫要硬争，先顺着他们，再寻机会脱身——咱们身子骨金贵，犯不着跟他们置气。”

夜幕降临，苏砚躺在驿站的草堆上，望着窗外高悬的冷月。远处山峦如巨兽蛰伏，风声里仿佛藏着无数疾苦的呻吟。他回想起在县试中所书写的“为政当以民生为本”，当时仅以为是古人的智慧箴言，现在才深刻体会到，这背后蕴含着多少历史的沧桑和对民生的深刻关怀。他摸出怀中的《历代名臣奏议》，借着月光摩挲扉页上的字迹，心里清明如镜：硬闯只会头破血流，若想做成事，既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更要有绕路而行的智。就像今日对付那些家丁，硬碰硬只会挨揍，顺着他们的心思说话，反倒能护住自己和老汉。苏砚也感慨，这世上像赵家那般作威作福的豪绅还有多少？他们的贪婪之手连小小的驿站都不放过。

明日就要翻过最后一座山，京城的轮廓该能看见了。那里不仅有太和殿的威严，还有深宅大院的隐私；不仅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还有看不见的刀光剑影。苏砚将母亲的

木簪贴在胸口，簪子的纹路硌着皮肉，却让他无比踏实。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苏砚，此去京城，要像山间的溪水，
遇石则绕，遇洼则蓄，终有一日，要汇入能滋养万物的江
河。

第四章：意外相遇



翻过最后一座山梁时，暮色已如浓稠的墨汁漫过天际。苏砚紧了紧包袱，加快脚步往山下的官道赶去。山道蜿蜒，两侧枯树在风中摇晃，投下诡异的黑影。他轻轻抚摸着怀内藏着的《历代名臣奏议》暗袋，心中暗自吟诵“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脚下的步伐却更加急促而坚定——若能在天黑前赶到下一个驿站，便能避开这荒山野岭的凶险。

转过一处弯道，三道黑影突然从树后窜出，寒光闪闪的刀刃瞬间抵住他的咽喉。为首的劫匪满脸横肉，狞笑道：“小子，识相的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苏砚心跳陡然加速，却强自镇定，目光扫过劫匪腰间的短刀和他们脚下凌乱的步伐，暗自思忖：硬拼绝无胜算，唯有智取。

“几位好汉，我不过是个穷书生，身上实在没什么财物。”苏砚声音微微颤抖，却伸手解开包袱，“这几件旧衣，几位若不嫌弃，尽管拿去。只是这书，对我实在重要，还望好汉们高抬贵手。”他刻意将那本破旧的《历代名臣

奏议》露出来，装出一副不舍的模样。劫匪们哄笑起来，其中一人不耐烦地挥刀：“少废话，老子要的是银子！”

刀刃即将落下的刹那，林子里骤然响起低沉的呼哨。两道黑影如鬼魅般掠出，手中钢刀寒光闪烁，精准地格开劫匪的兵器。紧接着，一袭白衣在月色下缓步走出，腰间玉带泛着冷光，手中折扇半阖，透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绑了。”白衣人声音清冷，字字如冰。他身后的随从动作迅猛，三招两式便将三名劫匪反剪双手按在地上。劫匪们顿时没了气焰，不住地磕头求饶。

“丢路边，等官差。”白衣人简短地下令，转身便走，玄色披风在夜风中划出利落的弧度。

“恩公留步！”苏砚踉跄着追上去，粗布裙摆被树枝勾住也浑然不觉，“救命之恩，总得让在下知道姓名，日后也好报答！”

白衣人脚步未停，靴底碾过碎石的声响格外清晰。

“恩公！”苏砚紧跑几步拦在他身前，虽气喘吁吁，腰杆却挺得笔直，“在下苏砚，绝非忘恩负义之辈，还请恩公示下名讳！”

白衣人终于侧首，月光勾勒出他轮廓分明的脸庞，眼神冷冽如寒潭深冰：“如此纠缠，岂不有失风范？”

“正因不敢失了体统，才必须报答。”苏砚迎着他的目光，语气恳切，“若今日错过，便是一生遗憾。”

白衣人似被这股执拗惹恼，忽然停下脚步，折扇“啪”地展开：“想报恩？简单。”他抬眼望向远处连绵的山峦，声音带着几分嘲弄，“如今流民四起，若让你安置千人，当如何行事？答得上来，便算你报了一半。”

这问题刁钻至极，寻常书生怕是早已语塞。苏砚却沉思片刻，朗声道：“流民安置，当分三步走。其一，划临时营地，发放粥粮以安其心；其二，筛查有手艺者，安排至工坊谋生，有力气者分派垦荒，各尽所能；其三，登记户籍，择地定居，免三年赋税，让他们有归处、有盼头。”

话音刚落，白衣人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折扇在掌心轻叩：“有点意思。那若遇豪强抢占垦荒之地呢？”

“明法令，顺民意。”苏砚毫不犹豫，“先晓之以理，若冥顽不灵，便奏请朝廷，夺其田产分与流民——百姓安，则天下安，岂能因豪强私利误了大局？”

白衣人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收起折扇：“你要往何处去？”

“京城，赶考。”苏砚据实以告，心中已隐隐猜到对方身份不一般。

“正好同路。”白衣人转身走向随从牵来的马匹，语气依旧平淡，却添了几分温度，“萧景珩。”

苏砚愣在原地，看着他翻身上马的背影，忽然反应过来——这是告知姓名了。他连忙跟上，见萧景珩勒住马等他，便顺势道：“萧公子，方才所言，不过是纸上谈兵……”

“纸上能谈兵，总好过连纸都摸不到。”萧景珩打断他，目光扫过他怀中露出的书角，“你怀里是什么？”

“《历代名臣奏议》。”

“哦？”萧景珩挑眉，“里面论及西北边防的篇章，你有何见解？”

夜色渐淡，晨曦中，一人一骑缓步前行，交谈声随着山风飘远。苏砚越说越投入，从屯田戍边到茶马互市，种种见解竟与萧景珩心中所想不谋而合。当说到兴头上，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过于外放，正想收敛，却见萧景珩眼中难得地带着笑意：“接着说，我听着。”

官道尽头，京城的轮廓已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苏砚紧握典籍于怀，心中忽生感慨，此行赴京，或将超越预想，波澜壮阔。

第五章：科举锋芒



官道尽头，京城巍峨的城墙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座神秘而又充满诱惑的巨大堡垒。苏砚跟在萧景珩身后，望着那高耸的城楼，心中既兴奋又忐忑。这一路同行，他与萧景珩交谈甚欢，从治国方略到民生疾苦，两人深入探讨了种种现象与问题。萧景珩的见识和谋略让苏砚敬佩不已，而苏砚的才学和抱负也赢得了萧景珩的认可。

在城门口，萧景珩勒住马，转身看向苏砚。他眼神深邃，手中的折扇轻轻敲击着掌心，语气带着几分威严又夹杂着一丝期许：“苏砚，此去科举，望你能一展所学，不负这一路的辛苦。若能高中，别忘了今日的恩情。”苏砚连忙下马，恭恭敬敬地作揖：“承蒙公子救命之恩、一路照拂，苏砚定当铭记于心。此次科举，我必全力以赴，若有幸能有所成就，定当涌泉相报。”萧景珩微微点头，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随后一扬马鞭，带着随从策马离去，转眼间便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苏砚望着萧景珩离去的方向，久久没有移开视线。直到身后传来行人的催促声，他才回过神来，背起行囊，朝

着京城内走去。京城的繁华远超他的想象，街道上车水马龙，商铺林立，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然而，苏砚无心欣赏这热闹的景象，他的目光频频落于街边衣着光鲜的世家子弟，心中暗自誓愿，定要在此地开辟一番天地。

为了节省钱财，苏砚在京城郊外寻了一间破旧的小屋住下。屋内仅有一张简陋的木床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屋顶还时不时地漏雨。但苏砚并不在意，他将携带的书籍一一摆放于桌上，每日除赴书院求学外，便是刻苦研读。他生活极为简朴，一日三餐多为粗茶淡饭，时或仅以冷馒头佐以咸菜充饥。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有过一丝抱怨，反而更加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学习时间。

日子在紧张地学习中一天天过去，终于迎来了科举考试的日子。考试前夕，苏砚特意将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穿上那件洗得发白却浆洗得笔挺的长衫，怀揣着母亲留下的木簪，走进了考场。

苏砚仔细研读试题，发现题目涉及西北边患、民生疾苦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是他平日里关注和思考的内容，他

忆起赶考路上所见的流离失所之民，以及那些在困苦中苦苦求生的百姓，心中不由涌起一股深沉的责任感。笔尖轻触宣纸，缓缓滑动，他将平日所学、所思、所感尽诉笔端，从屯田戍边的良策到民生疾苦的缓解之道，他挥洒自如，笔下生花。

苏砚这一路拼荆斩棘，直达殿试。金銮殿里，苏砚跪在铺着红毯的台阶下，身前就是皇帝，他想到这儿手心微微冒汗，眼观地面，但眼神却坚定无比。当被问及西北边患时，他声音沉稳地说道：“臣以为，屯田戍边乃长久之计。可让士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如此既能减轻朝廷粮饷负担，又能稳固边疆。同时，可加强与周边部落的贸易往来，以通钱货来富边疆……”皇帝听着苏砚的回答，眼中闪过惊喜，连连点头，脸上露出赞赏的神色。

放榜那日，京城的街头巷尾都贴满了皇榜。苏砚挤在人群中，心跳加速，目光在榜单上急切地搜寻着自己的名字。当他瞥见“苏砚”二字赫然跃居榜首，被朱笔重重圈点时，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如泉涌般难以遏制。然而，他很

快就冷静下来，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前方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

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几个身着锦袍的世家子弟从街角转出。为首的公子摇着镶金边的折扇，目光扫过榜首名字，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不过是个寒门出身的泥腿子，真以为中了状元就能鱼跃龙门？”他身旁的同伴轻蔑一笑，轻轻摆动绣着金线的衣袖，嘲讽道：“区区过江之鲫，即便跃入朝堂，也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棋子罢了。”还有其他人也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道：“以为只凭寒窗苦读就行？见了世面就知道喽，从一块路边石头，变成给权贵垫脚的砖。”

这些刺耳的话语随着风飘进苏砚耳中，他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但他很快松开手，缓缓转身，目光如炬地扫过那群人。苏砚知道，这不过是他将要面对的诸多刁难中的冰山一角，这时，他在人群中听见一声“寒门路难，当守本心”，说话的老者仿佛就在看着自己。苏砚挺直脊梁，

朝着前方走去。身后的议论声渐渐远去，可他心中的斗志却愈发坚定，一场与世家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第六章：初入翰林



翰林院的青砖灰瓦在晨光中泛着清冷的光泽，回廊

曲折如迷宫，每一步都踩着前朝文人的足迹。苏砚攥着那枚磨得光滑的木簪，站在朱漆门前深吸一口气。昨日方领得从六品修撰之官服，藏青之色虽不比世家公子之锦缎奢华，却也浆熨得平整，更显其清癯身形之颀长。

卯时三刻的梆子声刚过，他已捧着典籍踏入编修房。案几上堆叠的前朝实录蒙着薄尘，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苏砚遂取软布，轻轻拂拭每一册典籍，指尖轻触那些载录兴衰更迭之文字，恍若能闻历史之低语。同屋的老翰林瞥了他一眼，慢悠悠地摇着扇子：“苏状元倒是勤勉，只是这翰林院的笔墨，可不是光靠勤勉就能驾驭的。”

这话里的深意，苏砚三日后便彻底领悟。那日他奉命誊写裴明远关于整顿漕运的奏折，刚写至“裁汰冗员，清查贪墨”八字，隔壁公房突然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一个尖利的嗓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地穿透窗纸：“裴老头竟敢动漕运这块肥肉，沈相爷说了，定要让他折在里头！”

另一个声音冷笑：“放心，户部那几笔账早已做了手脚，只等他上奏时，便让他百口莫辩。”

苏砚握着狼毫的手猛地一顿，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乌黑的圆点。他悄然起身，贴着冰冷的墙壁挪动半步，透过窗缝看见三个身着绯色官服的官员正围在炭盆边，为首那人正是沈崇山的门生、起居郎李修文。他们口中的“沈相爷”无疑就是当朝宰相沈崇山，而裴明远正是倡导新政的御史大夫——那个在放榜后曾对他说“寒门路难，当守本心”的老者。

接下来的日子，苏砚愈发谨慎。他每日鸡鸣即起，赶往翰林院，除却例行公务，更多时分则默默旁观。他发现编修们看似平和的闲谈中，总藏着派系的暗语：提及“江南士族”必是沈党，说到“西北屯田”便属裴派。就连砚台里的墨锭，都分了三六九等——沈党官员用的是徽州松烟墨，而裴派多是平价的山西墨块，唯有他案头摆着自己带来的残墨，边缘早已磨得参差不齐。

一日午后，他在整理《贞观政要》注疏时，发现夹在书页里的小抄。泛黄的宣纸上用朱砂写着“盐铁司冯主事，年受贿三千两”，字迹与那日在户部墙角瞥见的账册批注如出一辙。苏砚心头一震，连忙将小抄藏入袖中，抬头却见李修文正站在门口，似笑非笑地盯着他：“苏修撰看得入神，不知是哪段典故让你如此专注？”

苏砚缓缓合上典籍，指尖在封面的烫金大字上轻轻一按：“不过是在想，贞观年间如何做到官民相安罢了。”他迎着李修文那探究如炬的目光，语气依旧平静无澜，内心却似狂风卷浪，波涛汹涌。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翰林院的回廊不仅连接着各个公房，更缠绕着盘根错节的权力藤蔓。而他这株刚破土的寒门新苗，想要在这片密林中存活，光靠才华远远不够。

暮色渐浓时，苏砚走出翰林院，回望那片飞檐翘角在暮色中勾勒的剪影，忽然想起萧景珩临别时的眼神。那时他以为恩情是简单的回报，如今才懂得，踏入这座官场，每一步都在偿还无形的债，也在缔结新的羁绊。

正行间，忽闻前方传来一阵车马銮铃之声。街旁行人纷纷避让，只见一队仪仗簇拥着一辆乌木马车缓缓驶来，车帘缝隙中隐约可见玄色锦缎上绣着的暗金龙纹。苏砚本欲侧身让路，却听得车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那不是苏修撰吗？”

车帘被侍者掀开，萧景珩端坐其中，一身亲王蟒袍衬得他面容愈发俊朗威严。他身旁的内侍尖声唱喏：“恭迎景王殿下！”

苏砚心头轻轻一颤，脚步不由自主地驻足原地。原来他不仅是富贵公子，竟是当朝皇子。这个认知如投石入水，虽泛起涟漪，却未掀起惊涛。回想一路同行时，萧景珩对朝政的熟稔、对边患的洞见，乃至无意间流露出的雍容气度，早已超出寻常世家子弟的范畴。此刻想来，那些被他忽略的细节都有了归宿。他定了定神，躬身行礼：“臣苏砚，参见景王殿下。”

萧景珩抬手示意免礼，目光扫过他藏青色的官服，嘴角噙着惯有的笑意：“看来苏修撰在翰林院做得顺遂。”语气随意，仿佛两人仍是官道上并肩而行的旅伴。

“蒙陛下恩典，一切安好。”苏砚保持着躬身的姿态，指尖下意识地触到衣襟下的小抄，“不知殿下驾临此处……”

“不过是微服体察民情罢了。”萧景珩淡淡带过，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官场深似海，不似考场之单纯，行事需谨慎，多留三分心。”说罢示意车夫启程，“后会有期。”

马车辘辘远去，留下苏砚立在原地。暮色苍茫，他的身影与宫墙暗影交织，久久凝视着车驾远去的方向，方缓缓挺直身躯。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与这座权力中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握紧了袖中的小抄，那粗糙的纸页边缘硌着掌心，竟生出几分破釜沉舟的勇气。

远处传来打更人的梆子声，他紧了紧袖口，将那张小抄贴在贴身的衣襟处，朝着城郊的破屋走去。夜色里，他的影子被灯笼拉得很长，像一柄即将出鞘的剑。

第七章：户部陷阱



油灯在案头明明灭灭，苏砚的目光却死死盯着藏在油纸夹层里的小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萧景珩临别时赠予的玉佩。自从知晓萧景珩皇子身份，这几日，他反复思量，景王身份显赫，若以小抄相投，或可借其威势揭开户部黑幕一角，然一旦萧景珩与沈崇山同流合污，自己费尽心机所得的证据，恐将化作索命之符。可若不求助，仅凭自己一个小小的主事，又如何能撼动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窗外晨露凝结成珠，晶莹剔透，而他心中却如乱麻难解，犹疑未定。只得再次细细拓印那张小抄上的字迹，而后将其小心翼翼地藏于衣襟之内。

“苏修撰，沈相爷有请。”门房的声音带着刻意压低的倨傲，目光扫过屋角堆着的咸菜坛子，嘴角撇出毫不掩饰的轻蔑。

相府的紫檀木椅泛着冷光，沈崇山捻着花白的胡须，笑容和煦得像春日暖阳：“苏状元在翰林院埋没了，正如江苏布政使安宁曾奏请朝廷清查积欠赋税钱粮，户部正要清查历年漕运账目，老夫看你心思缜密，特奏请陛下调你

暂署主事之职。” 沈崇山轻推一本烫金名册至他面前，其上“漕运总目”四字在晨光映照下，熠熠生辉，格外醒目。

苏砚指尖刚触到名册边缘，就觉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升。他想起那日在翰林院听到的“户部账目做了手脚”，再看沈崇山眼底一闪而过的算计，瞬间明白这是场裹着蜜糖的围猎。可他没有拒绝的余地——宰相亲自举荐，背后还有皇帝的朱批，看似是破格提拔，实则是推他踏入预设的泥沼。

“臣谢相爷提携。” 苏砚躬身接过名册，指尖轻触冰冷的封面，缓缓摩挲，口中谦逊道：“臣才疏学浅，恐难以胜任此等要职。”

“苏状元过谦了。” 沈崇山端起茶盏，茶盖碰撞的脆响里藏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明日卯时到户部任职，老臣已命人收拾好公房，那些陈年旧账，正需你这般清流来涤荡尘埃。”

话音刚落，沈崇山面色一转，眼神中带着几分玩味：

“苏主事与景王殿下，似乎颇有渊源啊？老夫前日见殿下的仪仗在城郊停驻许久，可是与你有关？”苏砚心中猛地一紧，表面却依旧沉稳，躬身答道：“不过是进京途中偶遇，臣一介寒门，岂敢与殿下有何深交。”他眼帘微垂，将戒备深藏眼底，心中暗自庆幸，那日与萧景珩的偶遇，彼此的身份与见解均未泄露，恍若陌路相逢的过客。

沈崇山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大笑起来，拍了拍苏砚的肩膀：“年轻人谦逊是好，但莫要妄自菲薄。”苏砚心中却明白，这看似随意的试探，实则是沈崇山在敲打自己。走出相府时，巷口的老槐树落了片枯叶在肩头。苏砚展开名册，首页密密麻麻记着江南漕运的商号名称，其中“顺昌号”三个字被人用指甲掐出浅浅的印痕——这正是他在小抄上见过的盐铁司冯主事常来往的商号。

户部公房比翰林院的编修房暗了三成，窗纸糊得厚实，两层之间几乎不透光，阳光仅能渗透出一抹柔和而朦胧的光晕。靠墙的书架堆着比人还高的账册，霉味与蛀虫啃噬

纸张的细碎声响交织在一起，如同无形的雾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营造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闷。三个身着青色吏服的属官垂手立在案前，为首那人正是曾在翰林院见过的李修文的心腹王吏目，此刻脸上堆着程式化的笑，眼神却像毒蛇般黏在苏砚身上。

“苏主事安好，属下已将成化年间至今的漕运账册备齐。”王吏目躬身递上一串铜钥匙，“库房在西厢房，您随时可以查阅。”

苏砚接过钥匙，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时，清晰地感觉到对方刻意加重的力道。他不动声色地将钥匙揣进袖中，目光扫过案上摊开的账页——永乐二十年的漕粮记录里，“损耗”二字被圈了又圈，旁边用蝇头小楷写着“补解”，却没注明补解的具体数目。

“这些账册我需仔细核对，你们先去忙吧。”苏砚翻开另一本账册，眼角的余光瞥见王吏目退到门口时，与另两个属官交换了个隐晦的眼神。

暮色漫进窗棂时，苏砚已翻完三十余册账册。每本都有相似的破绽：有的将“脚价银”写成“贴补银”，有的在“起运数”与“实收数”之间差着数百石粮食，最刺眼的是一本正德年间的账册，江南巡抚亲批的“赈灾粮三万石”，在户部记录里竟变成“折银入库”，底下还压着一张盖着官印的收据，银数却比市价低了三成。

他将疑点一一抄在纸上，忽然听见库房传来窸窣响动。借着微弱的月光望去，王吏目的身影在昏暗的库房中显得格外鬼祟，他正小心翼翼地将一本账册塞进砖缝，封面的一角悄然露出，上面赫然印着‘顺昌号’三个大字。苏砚眼疾手快地吹灭了烛火，顿时陷入一片漆黑之中。黑暗中，他紧握的铜钥匙在掌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仿佛也在无声地诉说着即将到来的抉择与挑战——查这个大案，他苏砚就是那个被所有人选中的，一个无权无势的弃子。到底是要沈崇山一党同流合污，还是和他们敌对？

更夫敲过二更时，苏砚从库房出来，袖口多了半片撕碎的账页。王吏目带着两个属官“恰巧”从对面公房走出，

灯笼的光在他们脸上晃出阴晴不定的阴影：“苏主事还在忙？夜深露重，需不需要属下护送？”

“多谢好意，不必了。”苏砚拱手告辞，脚步沉稳地走向巷口。他知道，身后那道黏腻的目光会一直追到城郊破屋，而自己从踏入户部的那一刻起，就已站在悬崖边缘，往前是万丈深渊，后退是刀山火海，唯有在这些发霉的账册里，找出能劈开黑暗的微光。

回到破屋，他将那半片账页与油纸夹层里的小抄比对，发现两处的墨迹出自同一人之手。油灯在案头明明灭灭，苏砚攥紧了藏有证据的衣襟，不知明日踏入户部，又会遭遇怎样的危机。

第八章：暗语玄机



晨光透过户部斑驳的窗棂，在苏砚案头的账本上投下蛛网般的裂痕。他细细地将昨夜撕下的半片账页与那些泛黄的卷宗逐一比对，指腹轻轻滑过被刻意隐匿的数字痕迹，猛然间，正德年间那本记录着“赈灾粮折银入库”的账册边缘，一行细若蚊蚋的小楷跃入眼帘——“申酉之交，月入双钩”。墨迹与小抄上“顺昌号”的批注如出一辙，却晦涩得像谜语。

“苏主事，这是新送来的漕运明细。”王吏目将一摞账册重重砸在桌上，油墨味混着腐霉气息扑面而来。苏砚瞥见他袖口沾着暗红污渍，像干涸的血迹。等脚步声消失在回廊尽头，他立刻关紧房门，取出随身携带的木炭，在宣纸上临摹那些神秘符号。当最后一笔勾出时，窗外突然传来瓦片碎裂的声响，惊得他打翻了砚台。

夜色如墨时，苏砚仍伏在案前。烛火摇曳中，那些看似杂乱的符号渐渐连成脉络：数字代表粮仓编号，横竖勾抹暗指转运路线，而“顺昌号”正是他们私吞漕粮的中转站。他心跳急促如战鼓轰鸣，正欲将线索笔录，忽闻窗

外传来如毒蛇吐信般的细微嘶嘶声。吹灭烛火的刹那，三支淬毒的弩箭“嗖”地穿透夜色，精准无误地钉入他方才书写之处，箭尾的羽毛在风中轻轻摇曳。

“谁？！”苏砚抄起镇纸躲在书架后，冷汗浸透了后背，他本以为这些人会先拉拢自己，哪曾想到他们竟敢直接下毒手，在他们眼里自己不过是只蝼蚁——派我来查，就是要我死。门外传来锁链拖曳的声响，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哼。他紧握藏于袖中的短刃，缓缓推开房门，银白的月光洒落，映照出老吏张忠捂着血流不止的肩膀，脚边是两具黑衣人冰冷的尸体。

“快跟我来！”张忠嗓音沙哑，拖着他拐进漆黑的夹道。潮湿的墙壁上爬满青苔，腐臭的气息令人作呕。

“那些畜生打算杀了你后，就放火烧了这屋子。”张忠喘息着，从怀中掏出用油布层层包裹的账本和密信残片，

“证据不能毁在这儿！”他将油纸包塞进苏砚手中，“城西破庙的地道直通护城河，顺着走能出城！”

苏砚握着滚烫的证据，喉咙发紧：“您为何.....要救我？”

张忠猛地咳嗽起来，指节抵着唇边的血痕，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二十年前，我只是个在漕运码头扛包的苦力。时任户部主事的高大人，不仅给了我这份在户部当差的活计，还在我染了时疫快死时，请来大夫救了我。”老人声音哽咽，“可三年后，高大人因查漕运贪墨案，被人害死在衙门前，那些人伪造了自尽文书，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他紧紧攥住苏砚的手腕，掌心的厚茧仿佛要将那份坚定的信念传递过去，同时也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

“从那以后，我就留在户部，一边当差一边留意线索，等着能为高大人报仇的人。这些年，我看着一个个查案的官员要么被收买，要么被除掉，心都快凉了。”张忠望着苏砚，眼神恳切，“但我看你不一样，你查案时那股较真的劲儿，和高大人当年一模一样。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没力气亲自报仇了，只能赌一把，把这事托付给你。”

七拐八绕后，他们躲进堆满陈年账册的库房。张忠从墙缝里摸出火折子，眼中闪过决绝：“老骨头在户部熬了三十年，早该把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抖搂出来了。”老人剧烈地咳嗽着，苍老的手指颤抖着抚过信纸上那几个赫然在目的大字——“漕运改制，须断裴党生路”，“他们怕你查出猫腻，今夜势必杀之而后快。”

更鼓惊破死寂，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灯笼的光晕在雨道尽头晃动。张忠猛地将苏砚推进暗道，把火折子按在堆满账册的角落：“快走！我点火引开他们，就当是苏主事被灭口焚尸！”火苗瞬间蹿起，将老人佝偻的身影映得通红。苏砚攥紧怀中的证据，喉头发紧，却被张忠用力一推：“别犯傻！活着才能扳倒他们！”

苏砚在黑暗中狂奔，潮湿的砖石硌得脚底生疼。身后传来轰然巨响，火光透过地道缝隙渗进来，照亮他通红的眼眶。他想起萧景珩赠予的玉佩还贴身戴着，冰凉的触感却无法平息心中的惊涛骇浪。当他终于从城郊的枯井爬出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怀中的证据如同千斤重担，沉甸甸

甸地压在他的心上，而张忠那句悲壮的“老骨头该退场了”，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击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凝视着熹微晨光中渐渐清晰的京城轮廓，拳头紧攥，指甲几乎嵌入掌心——这场与黑暗势力的殊死较量，他誓死也要赢得胜利。

第九章：结识盟友



苏砚从城郊枯井爬出时，东方的鱼肚白被染成猩红。

他踉跄着扶住井沿，怀中证据被冷汗浸透，耳边还回荡着张忠葬身火海前的嘶吼。远处传来马蹄声，他慌忙躲进芦苇丛，却见三匹黑马踏碎晨雾而来，为首之人腰间玉佩在晨光中一闪——正是萧景珩赠予他的同款纹饰。

“苏状元，殿下命我等在此相候。”骑士翻身下马，抱拳行礼的姿态带着皇家侍卫特有的利落。苏砚尚未开口，身后破空声响起，三支箭矢擦过他的耳畔，深深钉入树干。侍卫们迅速拔刀，将他围在中心，刀光剑影中，苏砚听到领头侍卫低声命令：“前往大理寺！”

苏砚被护在马车內，颠簸中指尖反复摩挲着怀中的证据。景王的人竟在此处等候，绝非偶然。他猛然间回想起与萧景珩同行之时，对方在谈论漕运弊端时眼中闪烁的寒光，以及离别之际那意味深长的“官场多留三分心”。更难忘的是，某日街头偶遇，景王貌似不经意地提及“顺昌号近来风头正健”。这些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串联成线，心头猛地一震——原来景王早就盯上了沈崇山，甚至可

能一直在暗中布局，自己不过是这场棋局里，恰好闯入的关键一子。

马车辘辘声有节奏地响着，苏砚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疑惑，掀开遮挡的布帘，看向驾车的随从：“我们……可是要去见景王殿下？”

随从头也不回，声音沉稳如铁：“殿下吩咐，先送苏大人去大理寺。”

苏砚眉头微蹙，追问：“为何不是王府？”

“殿下自有安排。”随从简短回应，语气不容置疑，手中马鞭一扬，马车速度更快了几分。

苏砚放下布帘，靠在车厢内壁，心中思绪翻涌。景王将自己送去大理寺，究竟有何深意？大理寺又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一连串的疑问在脑海中盘旋，但他知道，此刻只能选择相信萧景珩。毕竟，在这危机四伏的京城，能伸出援手之人寥寥无几。

马车颠簸着驶入京城，苏砚透过窗棂，看着熟悉又陌生的街巷。当车轮碾过大理寺门前的青石板时，朱漆大门

洞开，月光与烛火交织处，一道藏青色身影负手而立，腰间青铜错银令牌在夜色中泛着冷光。

“大理寺评事林疏影，见过苏主事。” 来人声音清朗，摘下束发巾，露出利落的短发，竟是个女子。她上下打量苏砚狼狈的模样，挑眉道：“景王殿下说你带着能掀翻半个朝堂的证据，看来没说错。”

苏砚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不动声色，拱手还礼：

“林评事客气了。” 他虽跟着走进书房，手却始终按在藏着证据的衣襟处，并未有取出的意思。

林疏影将这细微动作看在眼里，转身从博古架上取下一个青瓷罐，倒出两杯热茶：“苏主事不必戒备，景王殿下若想夺你证据，方才在城郊便可动手。” 她将茶盏推到苏砚面前，水汽氤氲中，声音沉了几分，“张忠老丈临终前，托人给我递过消息，说户部有位苏主事在查顺昌号，让我多加留意。”

苏砚持盏之手微微一颤，闻张忠之名，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是张忠用性命护下的秘密，林疏影竟知晓此事。

“沈崇山的党羽遍布六部，大理寺虽有清誉，却也不是铁板一块。”林疏影指尖敲了敲案上卷宗，“我若想害你，大可将你直接交给李修文。”她忽然压低声音，报出个名字：“盐铁司冯主事，上个月在顺昌号库房密会的，是沈相的表侄沈明远，对吗？”

这个细节，正是张忠塞给他的半片账页上隐晦提及的，苏砚尚未对任何人说起。他抬眼看向林疏影，对方眼中没有丝毫试探，只有坦荡的恳切。

“苏主事手中的证据，关乎江南百万灾民的救命粮。”林疏影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墙外沉沉夜色，“我知道你信不过我，但你该信那些在苦难里挣扎的百姓。”她转身时，腰间令牌撞上桌角，发出清脆的声响，“景王殿下让你来找我，是因为大理寺有最完备的刑狱档案，能最快核

实你手中的账册。至于信与不信——” 她将一卷卷宗推过来，封皮上写着 “顺昌号走私案”， “你自己看。”

苏砚凝视那卷宗良久，复观林疏影坦荡之眸，终缓缓释开紧扣衣襟之手。他知道，在这场与沈崇山的较量中，他需要盟友，而眼前这个女子，或许正是景王为他准备的，最锋利的刀。

苏砚展开油纸包，将账本残页与密信一一铺展。烛火忽明忽暗，照得林疏影眼中精光闪烁：“‘顺昌号’果然是关键。沈崇山通过漕运走私海盐，再以赈灾粮名义将亏空抹平。” 她突然抓起一支狼毫，在空白处疾书，“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扳倒他。我们需要人证、物证，还有……”

话音未落，窗外传来瓦片轻响。林疏影反应极快，抄起案头的判官笔掷向暗处，只听 “叮” 的一声，暗器坠地。她旋身如燕，护苏砚于身前，对门外厉声道：“来人！加强巡防！” 转头看向苏砚时，嘴角却勾起一抹笑：

“看来沈崇山已经知道你还活着，接下来的日子，可有得忙了。”

苏砚望着眼前干练果决的女子，又看向桌上逐渐拼凑完整的证据拼图，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在这暗流涌动的朝堂中，自己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此刻的京城，沈府书房内，沈崇山看着手中的密报，将信纸缓缓凑近烛火，跳动的火苗映得他脸上阴晴不定：“苏砚没死？那就让大理寺也跟着陪葬吧……”

第十章：千金试探



大理寺西厢房木门被叩响，“吱呀”声惊得油灯晃。

林疏影握笔的手顿住，看着灰衣下人低头哈腰将银边请柬递过，那人指尖微微发颤，袖口还沾着新鲜泥渍。“林评事，沈府送来的。”下人声音颤抖，言毕即遁，背影隐于廊尽，不慎碰落角落竹筐，声响清脆。

“有鬼。”林疏影挑眉，指尖划过烫金的“诗会雅集”四字，青铜错银令牌在烛火下泛着冷光，“沈明薇向来深居简出，怎会突然邀我？”

她展开信纸，目光扫过末尾那句“听闻林评事与新政之人来往密切，小女子对变革之道亦有疑惑，盼能当面请教”，猛地将请柬往桌上一掷，“好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分明是沈崇山嗅到了风声。”

苏砚摩挲着案角被虫蛀出的孔洞，想起张忠葬身火海时冲天的火光，眼中腾起寒芒：“若能从沈府探出些线索，便是龙潭虎穴也得走一遭。林姑娘，可否带我同去？”

三日后，沈府后花园笼罩在薄雾中，九曲回廊蜿蜒如蛇，廊下悬挂的白纱灯笼在风中诡异地摇晃。十二名贵女环坐青石案几旁，鬓边珠翠碰撞出细碎声响，却掩不住席间暗流涌动。沈明薇身着一袭茜色襦裙，裙摆绣并蒂莲，栩栩如生，腕间羊脂玉镯轻摇，每一次抬手皆似警钟微鸣，暗藏锋芒。她眉眼如画，嘴角噙着恰到好处的笑意，既有世家女子的温婉，又隐隐透着上位者的威严。

“久闻林评事断案如神，今日特备薄酒，还望不吝赐教。”她话音未落，丹凤眼已掠过林疏影肩头，直视廊柱后隐蔽的苏砚，眸中探究之光一闪，“这位.....莫非便是新科状元苏大人？”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件待价而沽的珍宝，又似在打量潜在的对手。

林疏影侧身掩住苏砚，指尖轻叩茶盏，青瓷轻响，清脆悦耳却带几分不容忽视之力：“沈小姐消息果然灵通。苏大人闻诗会之名，特来共赏风雅。”

沈明薇掩唇轻笑，素手将一卷诗稿推至案中，指甲上的凤仙花汁殷红如血。“既如此，便请苏大人评评这阕

《青玉案》。”宣纸上墨迹未干，“漕舟载月过津渡，却是，丰年误。”几字刺得苏砚心头一跳——这分明在影射漕运贪腐案！她静静看着苏砚的反应，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似在无声地挑衅，又仿佛在等待一场有趣的博弈。

苏砚刚握住狼毫，忽觉后颈发凉，余光瞥见廊下闪过黑影。他强压下不安，在空白处写下“民饥犹望仓廩实，莫教硕鼠盗青天”，笔锋凌厉如刀，墨迹在宣纸上晕开，似要冲破纸页束缚。沈明薇盯着诗句，眼神中闪过一丝欣赏，转瞬又被忧虑取代，指尖无意识摩挲玉镯，镯身冰凉的触感让她恢复了冷静：“苏大人这诗，倒是与裴御史的新政论调如出一辙。只是朝堂之事，千头万绪，贸然变革，不怕伤筋动骨？”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仿佛真的在为苏砚的冲动而担忧。

“若守着腐坏的筋骨苟延残喘，才是真正的伤筋动骨！”苏砚搁下狼毫，想起路上见过的流民——老妪抱着饿死的婴孩在雪地里哀号，少年为了半块馒头被衙役打得头破血流。这些场景如同烈火灼心，令他难以释怀，

“沈小姐可知，江南黎民缴完漕粮之后，家中余粮仅够半月之需？”

席间顿时寂静无声，贵女们的低语悄然停歇，宛如秋风中落叶的轻响戛然而止。沈明薇神色复杂地看着苏砚，眼中有同情，有挣扎，还有一丝坚定。她突然拍手，金护甲撞出清越声响，惊得廊下栖息的寒鸦扑棱棱飞起：“苏大人忧国忧民，令人钦佩。只是这治国之道，岂是书生纸上谈兵？”她示意侍女呈上茶点，漆盘里的“银丝卷”泛着诡异的油光，“尝尝这‘银丝卷’，需用三十道工序制成，恰似这朝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话虽如此，可她望向苏砚的眼神，却像是在看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既有敬佩，又有惋惜。

林疏影夹起糕点，却不入口，目光如鹰隼般盯着沈明薇骤然收紧的瞳孔：“沈小姐这比方有趣。可若银丝裹着蛀虫，再繁复的工序也是白费。听闻沈相爷近日在整顿盐铁司，不知成效如何？”

沈明薇的笑意瞬间凝固在脸上，眼中闪过痛苦与无奈，却又很快被坚决所替代。恰在此时，远处传来瓷器碎裂声，尖锐的声响划破凝滞的空气。她猛地起身，广袖带翻了案上的鎏金香炉，香灰洒落在苏砚脚边，宛如撒下的咒符。

“内院有事，还望各位海涵。”她转身时动作稍显慌乱，广袖扫落案上诗稿。

就在诗稿飘落的瞬间，苏砚目光如炬，瞥见背面用朱砂写着“顺昌号”三字，与他手中账本上的字迹如出一辙。他假意弯腰整理被香灰弄脏的衣角，趁众人的注意力被沈明薇吸引，迅速出手，如灵蛇般将飘落的诗稿一角捏在指间，轻轻一扯，撕下带有关键字迹的半截诗稿，顺势塞进袖中。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未引起旁人丝毫察觉。

可当苏砚直起身时，却与转身离去的沈明薇对视了一瞬。她眼中闪过一抹极难察觉的深意，似期待，又似解脱，嘴角甚至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弧度，随后便快步离去。这转瞬即逝的神情，让苏砚心中警铃大作，不禁暗自思忖：诗稿飘落得太过巧合，沈明薇反常的神态，莫

非这诗稿竟是她故意留下的？但她身为沈崇山之女，又为何要这样做？

两人顺利走出沈府，暮色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林疏影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压低声音道：“苏兄，今日这般顺利脱身，总觉得不对劲，沈明薇既然想试探我们，为何不设下陷阱？”

苏砚轻抚袖中半截诗稿，沉思片刻，缓缓言道：“沈相爷狡猾多端，岂会轻易让我们在沈府遭遇不测？一旦我们在沈府有所不测，无异于将谋杀朝臣的罪名强加于他，届时大理寺、景王乃至陛下必将彻查。他当前所求，乃是堂而皇之地排除异己，而非自寻短处。”但他并未说出心中关于诗稿的疑虑，只是将疑惑深埋心底。

两人又默默走了一段路，苏砚打破沉默，压低声音问：“林姑娘，你与沈府打过不少交道，沈明薇与沈相爷关系究竟如何？今日她的态度，实在令人捉摸不定。”

林疏影冷笑一声，眸中尽是不屑：“世人皆道沈相爷痴情，因其对明薇之母用情至深，自夫人仙逝，便未再娶，

对独女更是呵护备至。然我早已遣人查探，当年不过是因明薇之母家族势力庞大，沈崇山有所顾忌，方故作深情之态。那夫人一死，他便将女儿晾在一旁。如今不续弦，不过是嫌麻烦，不愿再牵扯家族联姻的琐事。”

她顿了顿，目光变得愈发冰冷：“更过分的是，沈崇山一直盘算着让女儿进宫为妃，好稳固他的权势。这些年，沈明薇看似风光，实则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

苏砚眉头紧锁，心中涌起一丝同情：“难怪今日在席间，她眼中满是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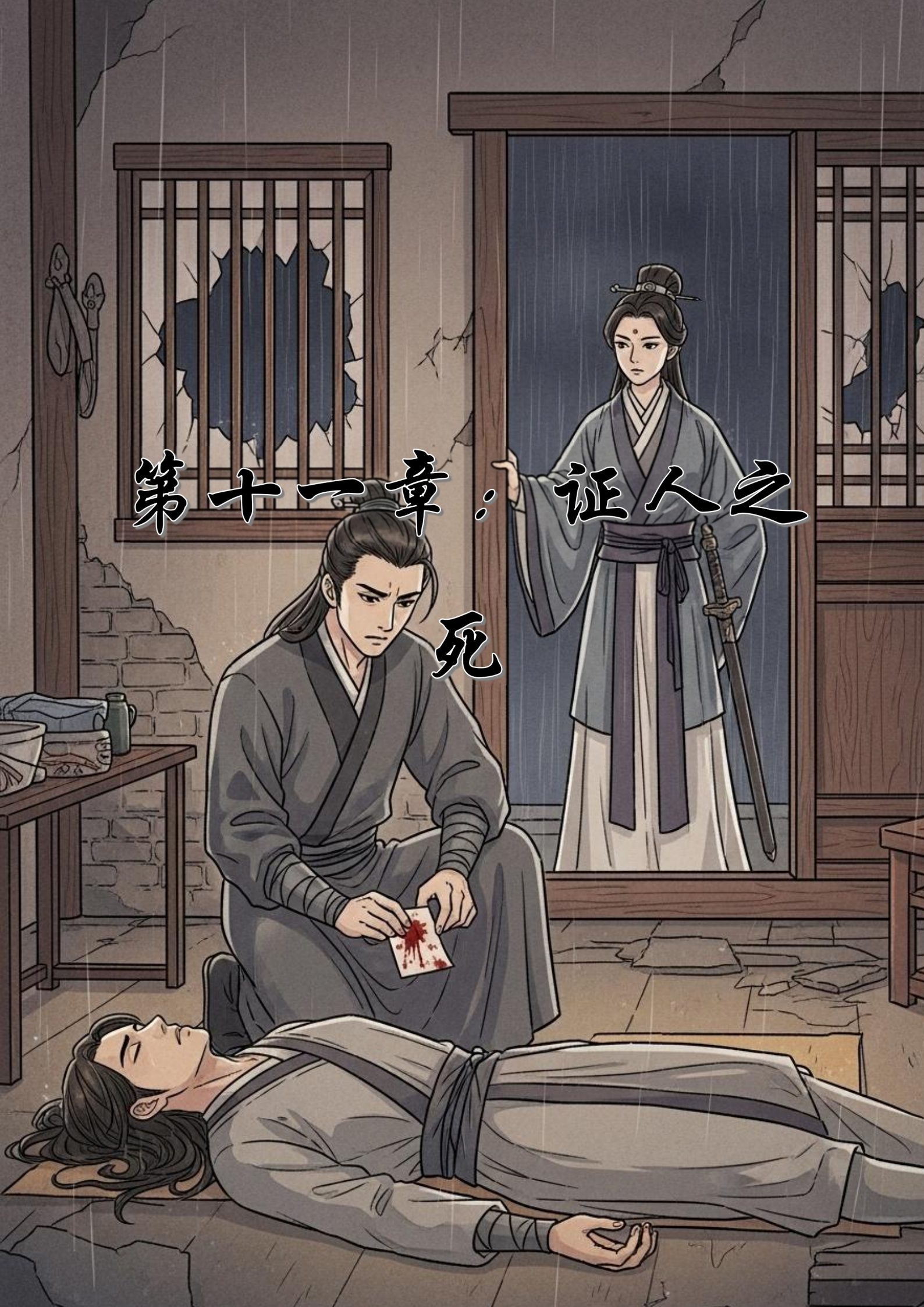
“所以沈明薇今日的试探，未必没有她自己的盘算。”林疏影意味深长地看了苏砚一眼，“沈府看似风光无限，内里早已千疮百孔。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对父女的嫌隙中，找到突破口。”

苏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望向沈府方向，那里的灯火已渐渐熄灭，却仿佛仍有无数秘密在黑暗中翻涌。“接下来，我们得小心应对了。沈崇山不会善罢甘休，而沈明薇……”他握紧了拳头，“或许会成为关键之人。”

林疏影若有所思地点头，“沈明薇此举，无非是想探清我们的虚实。”

“正是如此。”苏砚望向沈府紧闭的大门，眼中满是警惕，“接下来，沈崇山定会有其他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必须加快收集证据的速度。”两人对视一眼，加快脚步隐入夜色之中，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黑暗中悄然酝酿。

第十一章：证人之死



秋雨如丝，缠绵不绝，将京城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

水汽之中。苏砚怀揣着那半截从沈明薇诗稿上撕下的纸片，与林疏影并肩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脚步声被雨声吞没，只留下两道沉默而坚定的身影。

“沈明薇留下的线索，会不会是个圈套？”林疏影的声音压得极低，青铜错银令牌在雨幕中偶尔闪过一丝冷光。她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廊下的灯笼在风中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如同鬼魅。

苏砚指尖摩挲着那半截纸片，“顺昌号”三个字被雨水润得有些模糊，却依旧清晰可辨。他想起沈明薇转身时眼中那复杂的神色，似有挣扎，又似有决绝，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惑：“若真是圈套，她大可不必冒险在诗稿上留下痕迹。我倒觉得，她或许也在暗中与沈崇山较劲。”

话音刚落，巷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雨夜的宁静。两人迅速闪身躲进一旁的茶肆，透过窗棂向外望去。只见一队官兵策马疾驰而过，为首的校尉腰间佩刀在灯笼光下闪着寒光，神色匆匆，似在搜寻什么。

“看来沈崇山已经开始行动了。”林疏影端起桌上的凉茶一饮而尽，茶水的冰凉顺着喉咙滑下，却无法平息心中的焦灼，“我们得尽快找到李三。张忠留下的账册里提到，他是顺昌号的账房先生，手里握有沈崇山走私盐铁的关键证据。”

苏砚点头，目光锐利如鹰：“我已经托人打听好了李三的住处，就在城南的贫民窟。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过去。”

两人披上蓑衣，再次融入雨幕之中。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雨水敲打屋檐的声音，单调而沉闷。穿过几条狭窄的巷子，空气中渐渐弥漫起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劣质酒气，预示着贫民窟的临近。

李三的家在一处破败的院落里，院墙早已坍塌了大半，只剩下几根朽坏的木柱孤零零地立在雨中。苏砚推开虚掩的柴门，吱呀一声，在寂静的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院内杂草丛生，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歪斜地立在中央，房门虚掩着，缝隙中透出微弱的烛光。苏砚与林疏影交换了一个眼神，抽出藏在袖中的短刃，小心翼翼地靠近房门。

就在苏砚的手即将触碰到门板时，屋内突然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声音。两人心中一紧，猛地推开房门。

眼前的景象让苏砚和林疏影倒吸一口凉气。

屋内一片狼藉，桌椅翻倒在地，书籍散落得到处都是。一个中年男子趴在地上，背部插着一把匕首，鲜血浸透了他的衣衫，在地上汇成一滩暗红色的血泊。他手中紧紧攥着一张纸条，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是李三！”林疏影惊呼出声，快步上前想要扶起他，却被苏砚一把拉住。

“小心！”苏砚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屋内。他注意到窗纸有一个破洞，显然凶手是从这里逃走的。

苏砚小心翼翼地走近李三，蹲下身轻轻拨开他紧握的手指，取出那张染血的纸条。上面用潦草的字迹写着几行字：“顺昌号，每月初三，码头交易，盐铁千石，沈……”后面的字被鲜血浸染，模糊不清。

“沈崇山果然在走私盐铁！”林疏影的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可惜李三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苏砚将纸条小心翼翼地收好，目光落在李三的脸上。他的眼睛圆睁着，似乎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惊恐与不甘。苏砚心中一阵刺痛，这位无辜的账房先生，终究还是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就在这时，院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伴随着官兵的呵斥声。

“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接到举报，这里有人杀人行凶，快出来束手就擒！”

苏砚和林疏影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慌乱。

“不好，我们被算计了！”苏砚低呼一声，拉着林疏影就往屋后跑。

屋后有一扇狭小的窗户，两人费力地爬了出去，落在一片泥泞的小巷里。身后传来房门被撞开的声音，以及官兵的叫喊声。

“快追！凶手往这边跑了！”

苏砚和林疏影在雨巷中狂奔，泥水溅满了他们的衣衫，却浑然不觉。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火把的光芒在巷口晃动，将他们的影子暴露无遗。

“分开走！”苏砚当机立断，对林疏影说道，“你去大理寺，将证据交给可靠的人。我引开他们！”

林疏影犹豫了一下，看着苏砚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

“你小心！”

两人在一个岔路口分开，林疏影往东边跑去，苏砚则转身向西，故意发出声响吸引官兵的注意。

苏砚在巷子里七拐八绕，试图甩掉身后的追兵。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脚下的泥泞让他步履蹒跚。就在他即将

冲出巷子时，一道身影突然从旁边的屋檐下闪出，拦住了他的去路。

“苏大人，别来无恙啊。” 那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脸上蒙着黑布，只露出一双阴鸷的眼睛。

苏砚心中一凛，握紧了手中的短刃：“你是谁？”

那人冷笑一声，声音沙哑而刺耳：“取你性命的人！” 说罢，他猛地拔出腰间的长刀，朝着苏砚砍来。

苏砚仓促间举起短刃格挡，“当”的一声脆响，火星四溅。那人的力气极大，苏砚被震得手臂发麻，连连后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伴随着一声大喝：“住手！”

那人听到声音，眼中闪过一丝慌乱，看了一眼苏砚，转身迅速消失在巷子里。

苏砚喘息着抬头，只见一队人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正是萧景珩。他穿着一身玄色锦袍，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

“苏砚，你没事吧？” 萧景珩翻身下马，快步走到苏砚面前，关切地问道。

苏砚摇了摇头，心中却充满了疑惑：“景王殿下，您怎么会在这里？”

萧景珩叹了口气，目光落在苏砚身上的血迹和狼狈的模样上：“我收到消息，说有人要对李三下毒手，便立刻赶了过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快跟我走，这里不安全。”

苏砚跟着萧景珩上了马，心中思绪万千。萧景珩的出现太过巧合，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自己？还是说，他早就知道沈崇山的计划？

马队在雨夜里疾驰，很快便离开了这片混乱的区域。苏砚回头望去，李三的家已经被火把的光芒笼罩，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悲凉。

他知道，这场与沈崇山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而他，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缘，退无可退。

第十二章：皇室突 破



晨雾尚未散尽，萧景珩的马车已停在大理寺后街的

隐蔽角门。苏砚掀帘下车时，指尖还残留着昨夜雨水的冰凉，怀中那方染血的纸条被油纸层层包裹，硌得胸口微微发疼。

“林评事已将顺昌号的账册副本送入秘档库。”萧景珩继续说道：“但仅凭这些，还动不了沈崇山。他在户部经营三十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连大理寺卿都要让他三分。”

雾气模糊了苏砚眼中的神色：“殿下深夜驰援，想必早有筹谋。”他刻意加重了“筹谋”二字，目光落在萧景珩腰间那枚双鱼玉佩上——昨夜巷战匆忙，他竟没注意到这玉佩与三皇子府的规制略有不同。

萧景珩轻笑一声，将玉佩解下抛给苏砚：“这是镇北侯府的信物。老侯爷与沈崇山因盐铁专营权结怨多年，若能说动他出面，胜算可增三成。”玉佩入手温润，背面刻着的“靖边”二字刀工苍劲，显然是武将所有。

苏砚摩挲着玉佩上的纹路，突然想起张忠临终前说的话：“沈崇山每年冬月都要往漠北送一批‘特殊药材’。”当时只当是寻常贪腐，此刻与镇北侯的身份一对照，心中陡然一震：“莫非沈崇山与苍狼部有私？”

“此事尚未查实。”萧景珩的声音沉了下去，“但镇北侯的长子三年前战死沙场，死因蹊跷。若能证明与沈崇山有关……”他没说下去，但眼中的寒光已说明了一切。

两人正低声交谈，巷口突然传来一阵铜铃声。萧景珩迅速将苏砚拉入暗处，只见一个挎着药箱的郎中慢悠悠走过，腰间铜铃随着步伐叮当作响。待郎中走远，萧景珩才松了口气：“是老七的人。他早就安插了眼线，最近盯我盯得很紧。”

苏砚心中一凛。七皇子萧景曜与沈崇山勾结之事，他早有耳闻，却没想到对方的势力已渗透到这种地步。他望着萧景珩紧绷的侧脸，突然明白这位三皇子为何要冒险与自己结盟——在储位之争中，萧景珩同样腹背受敌。

“今日未时，西郊白云观有场祈福法会。”萧景珩从袖中取出一张素笺，“几位宗室亲王会借听经之名议事，你可愿同往？”素笺边缘烫着暗金云纹，是皇室宗亲的私用笺纸。

苏砚指尖在笺纸上轻轻敲击。白云观是皇家道观，守卫森严，沈崇山的人未必敢轻举妄动。但与宗室亲王会面，无异于公开与萧景曜为敌。他想起李三圆睁的双眼，想起林疏影交托证据时坚定的眼神，终于下定决心：“臣愿往。”

午时三刻，白云观山门前已是车水马龙。苏砚换上一身青布道袍，混在香客中缓步上山。观外十里坡的老槐树下，萧景珩正勒马立于浓荫之中，玄色披风被山风掀起一角，露出腰间镶嵌着鸽血红宝石的蹀躞带。他望着苏砚的身影消失在观门转角，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马鞍上的鎏金纹饰。

“殿下，为何不亲自进去？”身后的护卫长压低声音问道，手中长弓始终保持着半拉状态，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松涛。此人是萧景珩从边关带回的亲卫，脸上一道刀疤从眉骨延伸至下颌，透着股杀伐之气。

萧景珩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老七的眼线遍布观中，我若此刻现身，反倒会让庆王他们生疑。”他抬眼望向观顶那座鎏金三清像，阳光透过云层在神像宝冠上折射出刺目的光，“沈崇山最忌惮的就是宗室与外臣勾结，我得让他以为，这只是苏砚一人的冒险。”

护卫长仍有不解：“可苏大人毕竟根基太浅……”

“根基浅，才不会引起庆王他们的防备。”萧景珩打断他的话，指尖在鞍桥上轻轻叩击，“况且，他那身骨头，比我们想象的要硬得多。”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一阵隐约的钟鸣，他猛地勒转马头，“走吧，去通州码头看看地形。”马蹄声踏碎满地光斑，很快便隐入蜿蜒的山道。

观内香烟缭绕，三清殿前的戏台正演着《八仙过海》，锣鼓声掩盖了窃窃私语。苏砚按照萧景珩的嘱咐，在功德

箱前捐了一枚刻着“砚”字的木簪——那是亡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片刻后，一个身着紫色道袍的中年道士走了过来，稽首道：“这位居士，贫道观你印堂发暗，需得求道化解。”苏砚抬眼，见对方袖口绣着半朵玉兰花，正是萧景珩说的暗号。

偏殿内，檀香浓郁得有些呛人。三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围坐品茶，为首的庆王萧承泽把玩着茶盏，开门见山：

“沈崇山把持盐引二十载，我等宗室藩邸的用盐都要仰他鼻息。苏大人若能拿出实据，老夫愿领銜上奏。”他话音刚落，旁边的裕王便冷笑一声：“老三倒是会推贤举能，忘了去年是谁把沈崇山的侄女娶进府的？”

苏砚适时取出那半截染血的纸条：“顺昌号每月初三在通州码头交易，本月初三恰好是明日。若能人赃并获……”他故意停顿，目光扫过三人。庆王眼中闪过一丝动摇，裕王却依旧神色冷淡。

这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道士匆匆进来禀报：“沈相带着兵部的人来了，说要搜查奸细。”苏砚心中一紧，却见庆王从容地将纸条塞进茶炉：“无妨，贫道这丹房，还容不得外臣撒野。”说话间，他已换上了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

沈崇山带着人进来时，苏砚正跪在蒲团上抄写《道德经》。墨汁在宣纸上晕开，将“道法自然”四字写得苍劲有力。沈崇山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最终落在庆王身上：“王爷在此清修，倒是让下官好找。兵部查获一批走私军械，疑似与观中道士有关。”

“沈相要搜便搜。”庆王慢条斯理地吹着茶沫，“只是惊动了三清圣人，怕是要折损阳寿。”沈崇山的脸色变了变，最终只草草查了一遍便带人离去。待脚步声远去，裕王才哼了一声：“老狐狸倒是警觉。”

苏砚将抄好的经文递过去，末尾处用朱砂点了个隐晦的记号：“明日卯时，通州码头见。”庆王接过经文，指尖在朱砂点上轻轻一叩：“老夫让次子带三百府兵过去。”

下山时，晨雾已散。苏砚望着朝阳染红的宫墙，突然明白萧景珩为何要将他推向皇室——在这场权力棋局中，他这个寒门状元，早已成了撬动平衡的关键一子。只是不知这盘棋最终落下时，自己究竟是执棋者，还是被弃的棋子。

街角的酒旗随风飘动，林疏影的身影一闪而过。她朝苏砚比了个手势，示意证据安全。苏砚颌首回应，转身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远处传来早朝的钟声，沉闷而悠长，仿佛在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第十三章：证据初现



寅时三刻的通州码头，水雾弥漫在浑浊的江面上，

将数十艘停泊的漕船笼罩成模糊的黑影。苏砚藏身于堆栈后的芦苇丛中，指尖攥着那枚“靖边”玉佩，冰凉的触感让他混沌的头脑清醒了几分。远处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三响，沉闷得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

“庆王次子的府兵已在下游芦苇荡待命。”林疏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换上了便于行动的短打，腰间铜铃被黑布包裹，只余一点硬邦邦的轮廓，“但沈崇山的人比预想中多了三倍，码头四周的酒肆茶馆都藏着带刀护卫。”

苏砚顺着她示意的方向望去，只见顺昌号与福运号正泊在最深处的泊位，甲板上隐约有火光闪烁，像是有人在连夜从顺昌号往福运号搬运货物。他想起昨夜萧景珩派人送来的字条——“萧景曜的别院距码头不足三里，青瓦红门，檐角挂着青铜风铃。已安排三名护卫随你同往，腰间系着玄色腰带为记”，心中稍定。

“你带三十人盯着福运号，见机行事。”苏砚低声嘱咐，将那半截染血的纸条塞给她，“若午时未归，就把这个交给裴御史。”

林疏影皱眉：“你要去哪？”

“萧景曜突然出现在通州，绝非偶然。”苏砚望着码头东侧那片隐约的灯火，“沈崇山走私盐铁，必然有皇族在背后撑腰，我去去就回。”

话音刚落，三名身着短打的汉子悄无声息地从芦苇丛中现身，腰间玄色腰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为首一人朝苏砚抱拳，低声道：“苏大人，我等奉景王殿下之命护您周全。”

苏砚点头，跟着三人没入晨雾。玄色短打的身影在栈桥上的阴影中穿梭，三名护卫呈三角之势将他护在中间，脚步轻盈得如同狸猫。

萧景曜的别院果然如字条所说，青瓦在熹微的晨光中泛着冷光。一名护卫上前，从怀中取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铜管，对着门锁吹了口气，只听“咔哒”一声轻响，侧门便

应声而开。四人鱼贯而入，檐角的青铜风铃刚要晃动，便被另一名护卫眼疾手快地按住，悄无声息。院内静悄悄的，只有几株老梅树在风中摇曳，花瓣落满青石小径。

正厅的窗纸透着昏黄的烛火，隐约传来说话声。苏砚在护卫的掩护下，屏息贴在廊柱后，听见萧景曜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沈相到底何时动手？庆王的人都摸到码头了，再拖下去……”

“七殿下稍安勿躁。”沈崇山的声​​音苍老却沉稳，“老臣已安排好了，午时三刻，苍狼部的人会准时来接货。只要这批盐铁顺利出塞，殿下的军饷就……”

后面的话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一名护卫迅速打了个手势，示意有巡逻队靠近。苏砚在护卫的指引下，迅速闪进旁边的书房，反手掩上门。一名护卫守在门边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另一名则守在窗口，唯有苏砚走向书架。他记得查阅顺昌号账册时看到的记载——萧景曜的书房暗格用的是西域传来的齿轮锁，需按特定顺序转动书架上的《孙子兵法》《吴子》《六韬》三部兵书。

指尖在冰凉的书脊上滑动，苏砚深吸一口气。当《六韬》被顺时针转动半圈时，书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缓缓移开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暗格里堆满了木箱，最上面那只贴着“江南上等丝绸”的封条，撕开却是一叠叠泛黄的信纸。

第一封便是萧景曜亲笔所书：“三月初六，已按约定将二十万两盐税转入沈府密库，望早日促成与苍狼部的交易。”墨迹已有些发暗，显然是去年所写。苏砚迅速翻阅，越看心越沉——其中竟有沈崇山写给苍狼部首领的信，承诺只要对方配合侵扰边境，就每月供应千石盐铁。

“谁在里面？”门外突然传来厉声喝问，紧接着便是踹门的声音。守在门边的护卫迅速拔出短刀，挡在门前。苏砚急忙将信塞进怀中，却见暗格深处还有个紫檀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三枚虎符碎片，拼接起来恰好是调遣京畿卫戍的兵符！

房门被猛地撞开，萧景曜带着四名护卫闯了进来，腰间玉带因愤怒而剧烈起伏：“拿下他们！”他身后的护卫已拔刀出鞘，刀锋在烛光下映出寒芒。

守在门边的护卫立刻与对方缠斗起来，身手矫健。苏砚抓起木盒，在另一名护卫的掩护下撞开窗户。晨露打湿的青石板路格外湿滑，他踉跄着跑出数步，背后已传来箭矢破空的锐响。护卫迅速将苏砚护在身后，抽出腰间软剑格挡，箭矢被纷纷打落。两人一路狂奔，穿过几条窄巷，眼看就要被萧景曜的人追上，前方突然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正是庆王次子萧承煜。

萧承煜看到苏砚身旁护卫腰间的玄色腰带，又瞥见后面紧追不舍的萧景曜手下，瞬间明白了情况，大喝一声：“给我拦住他们！”府兵们立刻拔刀上前，与萧景曜的人厮杀起来。

萧景曜在后面看到这一幕，知道大势已去，脸色骤变，转身就往内院跑。苏砚在护卫的护送下，趁着混乱钻进接

应的马车，林疏影已在车内等候，见他怀中鼓鼓囊囊的，立刻递过干净布巾：“得手了？”

“比预想的更惊人。”苏砚擦着额头的冷汗，展开一张信纸，“沈崇山不仅走私，还在资助苍狼部。若让他们拿到这批盐铁，西北边境就危险了。”

马车疾驰间，突然听到码头方向传来震天的喊杀声。林疏影撩开车帘，只见顺昌号旗舰燃起熊熊大火，映红了半边江面：“庆王的人动手了！”

苏砚望着那片火光，突然想起萧景珩昨夜的话。这位三皇子的安排果然周密，而自己手中的密信与兵符，究竟会成为刺向敌人的利刃，还是将自己卷入更深漩涡的枷锁？晨光穿透云层照进车厢，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仿佛预示着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

第十四章：军饷破

续



晨雾散尽时，马车已驶入京城崇文门。苏砚望着车

窗外逐渐繁华的街景，怀中紫檀木盒的棱角硌得肋骨生疼，那些泛黄的信纸在袖中仿佛要燃起来一般。林疏影递来的热茶在粗瓷碗里晃出细碎的涟漪，映出两人眼底凝重。

“码头那边传来消息，福运号上的盐铁已尽数缴获，苍狼部的接应队伍被萧承煜的人击溃。”林疏影压低声音，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令牌，“但沈崇山昨夜已入宫面圣，说通州码头遇袭是七皇子与走私犯火并，与他无关。”

苏砚掀开轿帘一角，户部衙门的青灰色屋脊已映入眼帘。檐下的铜铃在风中轻响，恍惚间竟与萧景曜别院的风铃声重叠。他想起昨夜萧景珩派人送来的密信——“西北急报，三万石军粮在河西走廊失踪，沈崇山主张加征秋粮补缺口。户部有我安插之人，姓赵名德，左眉有颗黑痣，见玉佩行事”，指节猛地攥紧。

“你先去大理寺整理证据，”苏砚将木盒交给林疏影，“我去户部看看那本军饷账册。”

户部衙门内弥漫着陈年账簿的霉味，苏砚刚踏入值房，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吏便佝偻着身子迎上来。此人左眉那颗黑痣格外显眼，正是萧景珩信中提到的赵德。他袖口沾着墨迹的手指紧张地绞在一起，目光在苏砚腰间一扫，见那枚“靖边”玉佩露出一角，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苏大人，沈相一早就让人封了西北军饷的卷宗，说是要亲自核查。”赵德往四下看了看，迅速塞给苏砚一张揉皱的纸，“这是小的昨夜抄下的数字，您瞧瞧……”

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清晰记录着军饷的流水：三月拨付河西军粮两万石，账册登记消耗一万八石，实际入库却只有九千石。苏砚指尖划过那串悬殊的数字，忽然想起在萧景曜别院看到的密信——“河西都护府李将军已允诺，每石粮回扣三成”，后背瞬间沁出冷汗。

“赵老可有办法拿到原始账册？”苏砚的声音压得极低，指尖在玉佩上轻轻一叩。

赵德心领神会，往门外瞟了眼，压低声音：“沈相的人守着库房，不过……小的在户部当差三十年，知道有本

备份账册藏在天字号柜的夹层里，是前主事留下的后手。”

他话音未落，走廊便传来沈崇山的笑声，两人迅速将纸条塞进砚台底下。

沈崇山身着紫袍玉带，身后跟着两名捧着卷宗的书吏，见到苏砚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堆起笑容：“苏大人来得正好，西北军饷短缺，老夫正想与你商议加征秋粮之事。”

“加征秋粮？”苏砚故作惊讶，“百姓刚遭水患，若再增税，恐生民变。”

“那依苏大人之见？”沈崇山眯起眼，指节敲击着案上的算盘，发出清脆的响声，“总不能让边关将士饿着肚子打仗吧？”

苏砚望着他袖口露出的半枚玉扣——与萧景曜腰间的玉带扣样式相同，心中已然明了：“不如先查清军粮失踪的缘由。臣昨日查阅旧档，发现河西都护府的入库记录与户部账册对不上……”

“一派胡言！”沈崇山猛地拍案，案上的茶杯震得作响，“军饷账目岂能儿戏？苏大人莫不是想借故阻挠军务，耽误了西北战事，你担待得起吗？”

两人争执不下之际，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名小吏慌慌张张跑进来禀报：“沈相、苏大人，陛下……陛下驾临了！”

沈崇山一愣，随即整了整衣袍，脸上堆起恭敬的笑容，心中却暗自嘀咕：陛下怎么会突然来户部？苏砚也是一惊，下意识地看向门外。

只见世宗皇帝在萧景珩的陪同下，缓步走了进来。萧景珩身着常服，神色淡然，见到苏砚时微微颌首。原来，萧景珩一早入宫，向世宗禀明西北军饷之事，称户部近年账目混乱，恐有贪腐舞弊之嫌，恳请陛下亲往户部巡查，以正纲纪。世宗本就对军粮失踪之事有所疑虑，听萧景珩这么一说，便决定亲自过来看看。

君臣二人连忙跪迎，世宗皇帝的明黄色龙袍扫过门槛，目光在两人之间逡巡：“听闻两位为军饷之事起了争执？”

苏砚叩首道：“陛下，臣怀疑河西军粮失踪并非意外，而是有人中饱私囊。臣恳请陛下允许核查原始账册，若查实是臣错判，甘受责罚。”

沈崇山随即上奏：“陛下，苏大人年轻气盛，不懂边防紧急。西北战事吃紧，当务之急是补发兵饷，迟则生变啊！”他身后的几位御史立刻附和，现场顿时分成两派，争论不休。

世宗沉吟片刻，目光落在苏砚身上：“你要如何核查？”

“三日之内，臣定能找出破绽。”苏砚的声音坚定有力，“只需赵德协助，再调阅兵部的押运文书。”

沈崇山脸色微变，刚要反驳，裴明远恰好闻讯赶来，见状出列道：“陛下，苏大人所言有理。军饷关乎国本，理应查清再做定夺。”几位革新派官员也纷纷附议，值房内的气氛愈发紧张。

最终世宗拍板：“准奏。三日后在文华殿议事，届时务必拿出结果。”

待皇帝转身离去，萧景珩紧随其后。经过苏砚身侧时，他脚步微顿，目光越过众人肩头看向苏砚，那双深邃的眼眸中似有微光闪动，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示意。

皇帝与景王的仪仗刚远去，沈崇山走上前，擦肩而过时低声冷笑：“苏大人还是多想想如何自圆其说吧。”袍角扫过苏砚的靴面，带着一股淡淡的龙涎香——与萧景曜书房的熏香如出一辙。

苏砚回到值房时，赵德正蹲在地上翻找着什么，见他进来便举着一本蓝布封皮的账册欢呼：“找到了！这就是备份账册！”

账册的纸页泛黄发脆，其中一页贴着张褪色的押运回执，上面的签收笔迹与都护府报备的截然不同。苏砚指尖拂过那行歪斜的字迹，忽然想起林疏影曾说过的话——

“沈崇山的远房侄子在河西当押运官”，心中豁然开朗。

这时一名身着玄色劲装的汉子便悄然来到苏砚身边，正是之前护送他探查萧景曜别院的护卫之一。汉子压低声音，快速说道：“苏大人，景王殿下吩咐，让您处理完户

部之事后，早些时候到景王府一叙，有要事相商。”说完，便如出现时一般，迅速离去，消失不见。

暮色渐浓时，林疏影匆匆赶来，将一张地图铺在案上：“这是从萧景曜密信里破译出的路线，苍狼部的商队每月都会经过河西走廊。”她指着地图上的红点，“这里恰好是军粮失踪的地段。”

苏砚将账册与地图并在一起，军饷的缺口、走私的路线、苍狼部的动向，竟在暮色中连成一条清晰的线。他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一边想着早些时候去景王府该如何应对，一边暗忖三日后的文华殿，必将是一场决定生死的较量。

第十五章：反咬一口



三更的梆子声刚过，苏砚披着蓑衣，借着夜色掩护，

从景王府后门钻了进去。墙内早有一名黑衣护卫等候，引着他穿过曲折的回廊，脚下的青石砖被露水打湿，踩上去悄无声息。绕过三座假山，才抵达一处隐蔽的暖阁，阁门伪装成石壁模样，若非护卫指点，绝难发现。

暖阁内，萧景珩正对着烛火查看一份地图。见苏砚进来，他示意护卫守在门外。苏砚垂手立在暖阁中央，目光扫过萧景珩案头堆叠的文书，烛火将萧景珩的面容映得忽明忽暗，透着几分捉摸不透的意味。他喉头微动，刚要开口询问详情，却见萧景珩抬手示意噤声，指节叩了叩地图上河西的位置。苏砚凑近细看，地图上河西重镇标着密密麻麻的红点，有些被朱笔圈起，旁边还批注着小字。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松烟墨香，与萧景珩身上冷冽的龙涎香交织，令气氛愈发凝重。

鎏金烛台的火光在青瓷瓶上跳跃，将两人的影子投在水墨山水屏风上，忽明忽暗。“沈崇山在河西的势力盘根错节，”萧景珩指尖转动着白玉酒杯，酒液在杯中晃出细

碎的涟漪，“他的远房侄子沈锐掌管着当地押运司，去年刚娶了李将军的女儿。”他将一份密函推到苏砚面前，封蜡上印着苍狼部的狼头图腾，“这是从沈锐书房搜出的关键证物。”

苏砚展开信纸，字迹潦草的突厥文在烛光下格外刺眼。翻译后的内容让他瞳孔骤缩——沈崇山竟以每石盐铁低于市价三成的价格，向苍狼部换取战马，而这些战马最终出现在了七皇子的私兵营。

“明日早朝，沈崇山定会发难。”萧景珩的声音沉了下去，“老七的人已经在御史台布好了局，就等你自投罗网。”

苏砚将密函折成细条塞进袖中，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多谢殿下提醒。臣这就回去准备。”他起身告辞时，廊下的风突然掀起屏风一角，苏砚心中莫名一紧。离开时，依旧从后门出，蓑衣上沾满泥土，与寻常夜归的农夫别无二致。

回到住处已是四更，林疏影正守在油灯下整理资料。见苏砚回来，她立刻递上一张字条：“裴御史刚派人送来的，说今夜有三名御史联名写了弹劾奏章。”

纸上的墨迹尚未干透，“结党营私”“通敌叛国”等字眼触目惊心。苏砚忽然想起白日里赵德说的话——沈崇山今日午后召见过御史台的三位主事，府中马车拉进了十箱白银。

“把重要资料转移到大理寺的密档库。”苏砚将苍狼部的密函交给她，“你亲自去，用青铜令牌开锁。”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天亮后，我们分头行动。”

早朝的钟声在太和殿前回荡，文武百官按品级分列两侧，静待圣驾。苏砚立于文官队列末尾，目光平静地望着殿前的铜鹤，指尖却在朝服袖中微微颤抖。

世宗驾临，朝议伊始，左都御史周显便出列上奏，手中高举弹劾奏章：“陛下，臣有本启奏！翰林院修撰苏砚涉嫌通敌叛国，请陛下彻查！”

百官哗然，纷纷侧目看向苏砚。沈崇山站在前列，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

世宗眉头微蹙：“周御史可有证据？”

周显展开奏章，清了清嗓子念道：“查翰林院修撰苏砚，出身寒微，却骤登高位，不思报恩，反与边外异族勾结。据顺昌号账房李三供词，曾见苏砚与苍狼部使者密会，交易盐铁……”

“李三早已亡故，何来供词？”苏砚出列反驳，声音清朗，“周御史不妨说说，这份供词是何时何地取得的？”

周显一愣，随即道：“虽李三已死，但有顺昌号多名伙计可为证！”

“哦？不知是哪些伙计？”苏砚追问，“可否请上殿来与我对质？”

此时，另一位御史张诚出列道：“苏大人休要狡辩！上月初三，有人见你深夜出入城西的悦来客栈，而那客栈正是苍狼部在京城联络点！”

苏砚反问：“张御史怎知我深夜在悦来客栈？莫非一直在暗中监视我？”

“你——” 张诚被问得语塞，脸色涨红。

沈崇山适时出列，叩首道：“陛下，苏砚自高中状元后，行事便颇为诡异。此次核查军饷，更是处处受阻，恐有通敌之嫌啊！”他身后的几位御史纷纷附和，声浪几乎要掀翻殿顶。

“陛下，臣冤枉！”苏砚朗声道，“周御史说臣与苍狼部密会，却拿不出确切证据；张御史说臣出入悦来客栈，实则那日臣是去查案，有大理寺评事林疏影可为证。”

周显又道：“那你如何解释，苍狼部使者身上会有你亲笔所书的字条？”说着，呈上一张字条。

苏砚看了一眼，道：“此乃伪造！臣的笔迹，翰林院众人皆知，可请陛下对照臣往日奏折便知。”

沈崇山喝道：“苏砚，你休要巧舌如簧！种种迹象皆指向你，还敢抵赖！”

苏砚从袖中取出那封苍狼部的密函，高举过头顶：

“陛下，臣有物证！这是沈崇山与苍狼部交易的密函，足以证明他才是通敌叛国之人！”内侍将密函呈给世宗，世宗翻看后，脸色愈发凝重。

沈崇山厉声喝道：“一派胡言！苏砚分明是伪造证据，混淆视听！”他转向世宗，“陛下，苏砚手中的密函定是伪造，恳请陛下彻查！”

世宗望着手中的密函，眉头紧锁。殿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等待皇帝的裁决。苏砚挺直脊梁，目光坚定地望着龙椅上的皇帝，心中清楚，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生死存亡，更是革新与守旧的一次激烈碰撞。

就在这时，裴明远出列道：“陛下，臣以为可将密函交由大理寺与刑部共同查验，同时传召沈锐与李将军对质，真相自会水落石出。”

世宗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准奏。三日后，大理寺公审此案。”

退朝时，苏砚与沈崇山在殿门外交错而过。沈崇山低声冷笑：“苏大人，好戏还在后头。”苏砚没有回应，只是攥紧了拳头，指尖因用力而陷入掌心。他知道，这只是沈崇山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三天，将会更加凶险。

回到户部值房，赵德早已等候在那里，神色慌张地说：“大人，沈相的人刚才来搜查，幸好重要的东西都已转移，没被他们找到。”

苏砚点了点头，心中明白，沈崇山绝不会坐以待毙，接下来的三天，必然会有更猛烈的反扑。

暮色渐浓，苏砚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心中暗下决心：无论前路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下去，为了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也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

第十六章：暗夜惊魂



大理寺的铜钟刚敲过初更，苏砚正对着油灯比对密函上的笔迹。宣纸上沈崇山的墨宝与苍狼部密函的字迹重叠，虽刻意模仿得形似，却在捺笔收锋处露出破绽。窗棂突然被夜风吹得轻响，他抬头便见林疏影掀帘而入，藏青色官服上沾着草屑，腰间青铜令牌碰撞出急促的脆响。

“沈锐在押往京城的途中失踪了。”林疏影将一张染血的囚车木片拍在案上，“押送的衙役全被灭口，现场只找到这个。”木片内侧刻着半个“狼”字，与苍狼部密函的图腾如出一辙。

苏砚指尖划过木片上的血痕，忽然想起萧景珩在暖阁说的话——沈崇山在京畿卫戍中有三位心腹参将。他猛地推开窗，暮色中的刑部大牢方向正升起一缕青烟，像是信号弹在夜空炸开。

“赵德呢？”苏砚转身时带倒了砚台，墨汁在账册上晕开，将沈崇山贪污军饷的数字糊成一团。

林疏影的声音带着颤抖：“半个时辰前被沈崇山的人请去‘问话’，至今未归。”她解开衣襟，露出缝在里衬的名单，“这是河西所有参与走私的官员名录，裴御史已经安排人手保护他们的家眷。”

正说着，门外传来裴明远的咳嗽声。老御史拄着拐杖进来，雪白的胡须上沾着夜露：“刚收到急报，李将军在军中‘病逝’了。”他将一份军报递给苏砚，上面“暴病身亡”四个字的墨迹浓得发黑，“沈崇山这是要斩草除根。”

苏砚将名录折成方块塞进靴筒。

林疏影亲信走进来，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并递上一张字条。林疏影眉毛跳动，嘴里不禁嘀咕：“瞌睡了居然还有人送枕头。”

众人上前一步，同观字条，这竟是沈明薇所书——
“家父书房东墙暗格藏有密档，若需助力，可于今夜三更至沈府西角门。”

裴明远用拐杖敲打着地面，“不可，沈家狼子野心，这必然是诱你们前去的陷阱。哼，贼窝里生不出大善人。”

林疏影也点头同意，但眼睛还是盯着纸条，对于目前的僵局来说，这是最诱人的机会。

苏砚言辞坚决：“坐以待毙只会输，这是我们能走的唯一的路，我非得闯一闯不可。”

裴明远张了张嘴，最终又重重叹了口气。

“你带名录去大理寺密档库，”苏砚抓起桌上的青铜令牌，“我一个人去沈府。”

林疏影突然攥住他的衣袖，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沈府现在就是龙潭虎穴，你不能去！”她腰间的令牌硌在苏砚手背上，冰凉的触感让他想起两人初遇时，她也是这样拦在顺昌号的账房前，说“寒门子弟不该拿性命赌前程”。

苏砚轻轻拨开她的手，将刻着“砚”字的木簪塞进她掌心：“若我三更未归，就把这个交给萧景珩。”他转身

融入夜色时，听见身后传来青铜令牌坠地的轻响，像心碎的声音在空巷回荡。

沈府的西角门果然虚掩着，门后站着个梳双丫髻的小丫鬟，见了苏砚便往暗处指。苏砚跟着她穿过抄手游廊，廊下灯笼的光晕在青石板上投下晃动的光斑，隐约能听见正厅传来沈崇山与幕僚的争执声。

书房内烛火通明，沈明薇正坐在紫檀木案前翻检账册，月白色披风搭在椅背上，露出腕间那只成色极佳的羊脂玉镯。见苏砚进来，她慢条斯理地合上账册，指尖在烫金封面上轻轻滑过，直到苏砚站定才抬眼：“家父与七皇子的密约，我知道在哪里。”

苏砚按住腰间短刀，目光警惕地扫过四周：“沈小姐为何要帮我？”

沈明薇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模糊了她眼底的情绪：“苏大人可知，沈家旁支已有十七口人被家父送往漠北‘看管’？”她将茶盏顿在案上，发出清脆的响

声，“只要你答应公审时只追究家父与沈锐的罪责，放过族中妇孺，我便告诉你密约的具体位置。”

苏砚指尖叩了叩案面：“若密约属实，我担保，只惩处主犯。”

沈明薇从发髻上拔下一支金步摇，步摇顶端的狼头吊坠与苍狼部图腾完全一致：“用这个抵住东墙上数第五行左起第八块砖缝往左拧。”

她望着苏砚走向东墙的背影，语气平淡地补充道，“家父在暗格里设了机括，取密约时需先按住右侧的铜环。去年沈锐就差点被这机括伤了眼睛。”

苏砚依言转动步摇，墙砖果然缓缓移开。暗格内铺着猩红绒布，中央放着个紫檀木盒。木盒里除了密约，还有半枚七皇子的玉带扣——与萧景珩腰间那枚竟一模一样。苏砚展开密约，上面用朱砂写着“九月初九，以盐铁换苍狼部五千骑兵”，落款是沈崇山与萧景曜的私章。

“沈锐半个时辰前回来过，”沈明薇拿起披风搭在肩上，动作从容不迫，“他说要带密约去见七皇子，被我以

‘家父交代需妥善保管’拦下了。”她将一枚玉佩塞给苏砚，“这是沈家旁支的信物，凭此可调动漠北的商队，救出被看管的族人。”

苏砚听到这，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被劫走后，就藏身在沈家？”

沈明薇点头，“囚车被劫，家父借此大闹一场，对外宣称有人诬陷沈锐，要杀他灭口。实际上全是家父所为，但沈家上下吸引了太多的目光，其他人不敢再轻举妄动，反倒是方便了沈锐。”

院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沈崇山的怒吼穿透窗纸：“搜！给我仔细搜！”

沈明薇走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观察片刻，回头对苏砚说：“顺着后墙的老槐树下去，能到护城河边。我让人在那里备了船。”她将账册塞进苏砚怀中，“这是历年走私的明细，足以定家父的罪。”

苏砚翻墙时，听见沈明薇对着门外喊道：“父亲，女儿正在核对账目，并未见什么苏大人！”他在河岸边回望，沈府书房的烛火依旧明亮，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回到住处时，天边已泛鱼肚白。林疏影正跪在血泊中，怀里抱着赵德的尸体。老吏的左手还保持着握笔的姿势，掌心摊开的宣纸上，用血写着“京畿卫戍第三营”几个字，墨迹未干便已凝固。

“他从沈府后门爬出来的，”林疏影的声音嘶哑如破锣，“手里一直攥着这个。”她递过一张揉皱的兵符拓片，上面的虎纹与萧景曜私兵营的令牌完全吻合。

苏砚将拓片与密约并在一起，脑中忽然清晰起来——萧景珩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扳倒沈崇山那么简单。他任由沈崇山与萧景曜勾结，就是要等两人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皇权时，再一举揭发，既能铲除竞争对手，又能在皇帝面前彰显自己的忠君之心。这盘棋，三皇子早就布下了。

“三日后的公审，”苏砚将染血的证据一一收进密函，
“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林疏影点头时，腰间的青铜令牌轻轻碰撞，在寂静的黎明里，像是敲响了决战的鼓点。

第十七章：血染青

阶



大理寺的晨钟撞碎薄雾时，苏砚正将赵德用血写就的字条与兵符拓片仔细比对。宣纸上“京畿卫戍第三营”七个字洇着暗红血痕，与沈明薇交出的走私账册里记载的驻军番号完全吻合。林疏影用细针将苍狼部密函的边角挑开，露出夹层中沈崇山与萧景曜的私章印鉴，铜绿已在印泥深处凝结成青黑色。

“裴御史刚传来消息，”林疏影将烫金卷宗按日期码齐，青铜令牌在案上磕出轻响，“沈崇山昨夜调动了京畿卫第三营的三百精兵，说是要‘保护’公审现场。”她指尖点向卷宗里的舆图，第三营的防区恰好包围着大理寺周遭三条街，“这分明是要封锁消息，阻止证据外泄。”

苏砚望着窗棂外渐亮的天色，忽然想起赵德尸体旁散落的账页。老吏临终前紧握的那页纸上，用朱笔圈着“九月初九”的日期，与密约中盐铁换骑兵的日子惊人地一致。他将沈明薇给的沈家玉佩塞进林疏影袖中：“今日卯时，你带证据从密道去庆王府。萧承煜会安排人手接应，务必让这些罪证公之于众，告慰那些枉死的冤魂。”

话未说完，院外突然传来檐角铁马的剧烈碰撞声，紧接着是门闩断裂的巨响。林疏影瞬间拔刀出鞘，刀光映着她骤然绷紧的侧脸：“是沈崇山的死士！至少有二十人！”她将最关键的密约塞进苏砚怀里，推他往内室暗门走，

“我引开他们，你必须活着站在公审堂上，把沈崇山一党的罪行昭告天下！这是我们查案以来，多少人用命换来的机会！”

苏砚攥住她的手腕，指腹触到她常年握令牌磨出的薄茧：“一起走，我们还有很多证据没整理完，缺了你不行。”

“别傻了！”林疏影甩开他的手，青铜令牌在腰间剧烈晃动，“赵德、李将军，还有那些被灭口的衙役，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守住这里，你才能带着证据出去！”她转身冲向院门时，藏青色官袍扫过案几，带倒的砚台将墨迹泼在密函上，恰好遮住苏砚的署名。

刀剑相击的脆响立刻撕裂晨雾。苏砚钻进暗门的瞬间，瞥见林疏影背对着他挥刀格挡，三枚透骨钉破空而来，她

竟用身体护住了暗门机关。暗门缓缓合拢时，他看见她胸前绽开的血花迅速蔓延，浸透了藏青色的官袍，腰间的青铜令牌坠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最后一声清越的鸣响，像是在为这场正义的抗争奏响悲壮的序曲。

密道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苏砚扶着岩壁踉跄前行，怀中密约被冷汗浸透。穿过三道暗闸，出口正对着大理寺的后墙，晨练的衙役脚步声从墙外传来，惊飞了檐下栖息的灰鸽。

公审前的大理寺正堂已暗流涌动。裴明远拄着拐杖站在丹墀下，雪白的胡须上凝着霜气，他刚收到林疏影遇袭的消息，指节在拐杖龙头上捏出深深的红痕。沈崇山端坐在左侧首位，紫袍玉带衬得面色愈发红润，见苏砚孤身前来，嘴角勾起一抹森然笑意：“苏大人倒是准时，只是林评事为何不见踪影？莫非是知道罪证败露，畏罪潜逃了？”

苏砚将密函拍在案上，声音因彻夜未眠而沙哑却异常坚定：“沈相还是先关心自己吧。”他展开账册，每页都用朱砂标出走私记录，“从顺昌号的盐铁出库，到苍狼

部的战马入营，每条线都连着沈府的密库。这些铁证，足以让你和你的党羽付出代价。”

沈崇山突然拍响惊堂木，堂外立刻冲进两队披甲卫兵，刀戟在晨光中闪着寒光：“一派胡言！这些都是你伪造的证据！来人，拿下这个意图诬陷朝廷重臣的逆贼！”

“谁敢动他？”裴明远横杖挡在苏砚身前，老御史的脊梁挺得笔直，“陛下亲批的公审，沈相想抗旨不成？你这是要公然践踏王法吗？”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一名衙役踉跄着闯入，怀里抱着个染血的包裹：“大人！这是从林评事……从林评事身上找到的！”

苏砚的指尖猛地收紧，指节泛白。包裹里是被刺穿的青铜令牌，还有半张被血浸透的密约，正是林疏影昨夜特意抄录的副本。那枚刻着“砚”字的木簪被生生折成两段，断口处还挂着几缕藏青色的布丝——那是林疏影官袍的料子，此刻却沾满了刺目的鲜血。裴明远颤巍巍地伸手触碰令牌上干涸的血迹，浑浊的老眼里泛起泪光：“疏影这

孩子.....从入大理寺起，就把‘明镜高悬’四个字刻进了骨头里啊。”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浑浊的痰液混着血丝溅在青砖上，“沈崇山，你可知她幼时亲眼见着父亲被贪官逼死，才立志要做这浊世里的一盏灯？如今灯灭了，你就真能高枕无忧？”

“看来林评事是畏罪自戕了。”沈崇山慢条斯理地擦拭着玉带，语气中满是得意，“苏大人，你的同党已死，死无对证，还不认罪伏法？”

苏砚盯着那截断簪，目光锐利如刀，声音掷地有声：“沈相休要混淆视听！林评事绝非自戕，而是被你派来的死士所害！她为了保护证据，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怎会畏罪？”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你以为杀了她就能掩盖罪行？太天真了！她早已将证据备份，分发给了可靠之人。”

沈崇山脸色一变，强作镇定：“哼，空口无凭，谁会信你？”

“信不信，事实会证明一切！”苏砚毫不退让，“你与苍狼部勾结，走私盐铁，换取战马扩充私兵，意图不轨，桩桩件件，都有迹可循。你以为能一手遮天吗？”苏砚话音未落，堂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兵器碰撞的轻响。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门口，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变数。

恰在此时，堂外传来内侍尖细的唱喏：“陛下驾到——”

世宗踏入正堂，目光如炬，先落在案上的血书密约，又扫过苏砚染血的衣襟，最后看向沈崇山，沉声道：“朕刚到堂外，就听见你们争执不休，到底发生了何事？”

沈崇山抢先一步跪伏在地：“陛下，苏砚伪造证据，诬陷老臣与七皇子通敌叛国，还教唆林疏影作伪证，如今林疏影畏罪自戕，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

“陛下，臣冤枉！”苏砚也跪地奏道，“沈崇山所言句句不实！他才是与苍狼部勾结的真凶，林疏影评事是

为保护证据被他的死士杀害。臣手中的账册、密函等，都是铁证，还请陛下明察！”

两人唇枪舌剑，互相指证，朝堂之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就在世宗面露难色之际，萧景珩上前一步，手中捧着一个锦盒，朗声道：“陛下，儿臣有一物呈上，或许能证明孰是孰非。”

他打开锦盒，里面是一份密信和半枚七皇子玉带扣。

“这是儿臣派人从七皇子私兵营搜出的。密信中，七皇子与沈崇山商议，待苍狼部骑兵到位，便在九月初九发动兵变，夺取皇位。而这枚玉带扣，与沈崇山密函中所附的半枚，恰好能拼合在一起。”

苏砚望着那枚玉带扣，指尖猛地一颤，断簪的棱角深深嵌进掌心。原来萧景珩从一开始就掌握着关键证据，却眼睁睁看着赵德殒命、林疏影赴死。那些被灭口的衙役、

“病逝”的李将军，不过是他棋盘上必要的牺牲。他想起暖阁里萧景珩那句“老七的人已在御史台布好局”，原来

不是提醒，而是宣告——所有阻碍他夺权的人，都注定成为垫脚石。心口像是被密道里的寒气冻住，连呼吸都带着冰碴，他终于明白，这场以正义为名的较量，从始至终都是景王精心编织的网，而他们这些追寻真相的人，不过是网中最锋利的那把刀，用完即弃。

众人哗然，沈崇山脸色惨白如纸，浑身颤抖，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

世宗看着那份密信和玉带扣，龙颜大怒：“好一个沈崇山！好一个萧景曜！竟敢如此大逆不道！来人，将沈崇山及其党羽拿下，彻查此事，绝不姑息！”

退堂时，苏砚独自站在大理寺的青石板上。昨夜林疏影倒下的地方，血渍已凝成暗褐色，被往来的靴底碾成细碎的红点。他弯腰拾起那截断簪，紧紧攥在手心，仿佛能感受到林疏影残留的温度。阳光洒下，却驱不散他心中的沉重。林疏影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会带着她的理想，继续守护这世间的正义。

第十八章：权欲迷局



刑部大牢的铁门在身后沉重合拢，苏砚指尖还残留着铁栏杆的寒意。沈崇山蜷缩在草堆上，紫袍被污泥浸透，曾经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胡须此刻纠结如乱草，见到苏砚时突然发出呵呵的笑声，浑浊的眼睛里映出牢顶漏下的微光：“你以为扳倒我，这天下就干净了？”

苏砚没有回应，转身踏上石阶。狱外的阳光有些刺眼，裴明远拄着拐杖立在梧桐树下，见他出来便递上一块帕子：“老东西在牢里还嘴硬，说景王手里也有苍狼部的战马交易记录。”

帕子上绣着半枝寒梅，针脚与沈明薇那封信上的笔迹隐隐相似。苏砚叠起帕子塞进袖中，忽然想起沈明薇信里的话——景王策反的苍狼部百夫长，只负责传递消息，从不过问交易细节。

“沈明薇真的去漠北了？”苏砚望着街对面的马车，车帘绣着的狼头图腾在风中若隐若现。

裴明远咳嗽着点头：“清晨卯时出的城，带着沈家旁支二十余人，苍狼部的商队亲自护送。”他忽然压低声音，“只是昨夜三更，景王府的人去过沈府旧宅，运走了一箱子东西。”

苏砚的心猛地一沉，转身翻身上马。马蹄踏过青石板的声响在空巷里回荡，路过景王府侧门时，两名黑衣护卫正将一个盖着黑布的长箱抬进角门，箱角露出的暗红布料，与沈明薇常穿的石榴红裙装颜色一致。

暖阁里的银丝炭燃得正旺，萧景珩背对着门口站在窗前，手中把玩着一枚狼头令牌。听到脚步声，他并未回头，只是淡淡开口：“沈崇山在牢里招供了十七处私藏军械库，倒省了我们不少功夫。”

苏砚将断簪拍在案上，断口处的毛刺扎得掌心发麻：“殿下何时在苍狼部安的眼线？”

萧景珩转过身，令牌在指间转得飞快：“去年秋猎，苍狼部使者在围场私会七皇子，被我的人撞见。”他将令牌放在案上，狼眼镶嵌的绿松石闪着冷光，“我安插的人

只负责监视，从不让他们参与交易，这与沈崇山的通敌叛国有着本质区别。”

“那李将军的‘良药’、赵德被围堵时门口的守卫……”苏砚的声音有些发紧，目光扫过案上的舆图，河西的位置被朱笔圈了个严实。

“我确实让人盯着各方动静。”萧景珩拿起茶盏，热气模糊了他的表情，“沈崇山树大根深，若不等到他露出致命破绽，贸然动手只会打草惊蛇。”他放下茶盏，杯底与案面碰撞发出轻响，“你以为林疏影的死是白费？她护住的密约，让七皇子再无翻身可能。”

“所以那些牺牲都是值得的？”苏砚猛地攥紧拳头，指节发白，“包括二十年前林驿丞的满门抄斩，也要成为殿下棋盘上的棋子？”

萧景珩的目光沉了下去，起身走到苏砚面前，玄色锦袍带起的风卷着炭火气：“我想修黄河堤坝，让灾民不再流离；想减苛捐杂税，让百姓能吃饱穿暖；想整顿吏治，让寒门子弟有出头之日。”他抬手按住苏砚的肩膀，力道

重得几乎让苏砚踉跄，“但这些都需要权力，需要站在足够高的位置，才能动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苏砚的肩膀被按得生疼，却挣不开那只手。他望着萧景珩眼底跳动的火焰，那里面有野心，也有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暖阁外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三下，已是三更。

“你回去吧。”萧景珩松开手，转身重新望向舆图，“江南盐道需要人整顿，我已向陛下举荐了你。”

苏砚拾起断簪，转身时脚步有些虚浮。走到王府门口，恰逢一顶青呢小轿抬进来，轿帘被风吹得掀起一角，露出轿中女子的半张侧脸——眉如远黛，唇点绛唇，正是本该在漠北的沈明薇。她指间戴着的羊脂玉镯，在灯笼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轿夫脚步匆匆，轿子很快消失在垂花门后。苏砚站在原地，掌心的断簪硌得越来越疼，忽然分不清这王府深处，究竟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秘密。街对面的灯笼忽明忽暗，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半在王府朱门内，一半在清冷的石板路上。

第十九章：新政风 雨



苏砚站在户部衙门前的石阶上，望着檐角滴落的雨

水在青石板上砸出细碎的水花。三天前从景王府出来时，那顶青呢小轿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沈明薇腕间羊脂玉镯的温润光泽，与暖阁里萧景珩指尖狼头令牌的冷光奇妙地重叠在一起。

“苏大人，这是江南盐道的账册副本。”书吏将一摞泛黄的卷宗放在案上，纸页间散发出陈年霉味，“按您的吩咐，已标出走私最猖獗的十二处盐场，每处都有沈崇山旧部的署名。”

苏砚翻开最上面的册子，宣纸上“两淮盐运司”五个朱字被雨水洇得模糊。他想起萧景珩在暖阁里说的话——“江南盐税占国库三成，你去了那里，就是在断士族的根”，指节不自觉地收紧，掌心的断簪印痕又开始发烫。

正核对着数字，门外突然传来喧哗。裴明远拄着拐杖进来，雪白的胡须上沾着泥点：“刚收到急报，苏州知府联合盐商罢市，说新政断了他们的活路。”老御史将一份

请愿书拍在案上，密密麻麻的签名里，为首的正是沈崇山的表侄沈修。

苏砚指尖点向账册里的“盐引黑市价格表”：“去年官盐每石三钱，黑市却卖到一两二钱，中间的差价都进了这些人的口袋。”他忽然想起沈明薇留在沈府书房的那本私账，里面记载着沈家每年从盐运中获利二十万两，足够发放西北军饷半年。

“景王殿下怎么说？”裴明远咳嗽着问，拐杖头在青砖上敲出急促的响。

“他只说‘按律处置’。”苏砚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想起昨日早朝时萧景珩的态度。当时有御史弹劾苏州知府抗旨，三皇子却慢悠悠地转着玉佩：“江南水患刚过，不宜激化矛盾。”那枚玉佩的质地，与沈明薇的羊脂玉镯惊人地相似。

入夜后，苏砚独自来到大理寺的密档库。林疏影的青铜令牌挂在门楣上，在烛火下泛着幽光。他爬上高高的书架，取下最顶层的《江南盐法考》，书页间掉出一张字条，

是林疏影清秀的笔迹：“两淮盐场有位老灶户，姓周，知道沈崇山与倭寇交易的暗道。”

第二日卯时，苏砚带着三名护卫登上前往江南的官船。离岸时，他回头望了眼京城的方向，景王府的飞檐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船行至江心，忽然有艘乌篷船从芦苇荡里驶出，船头立着个穿石榴红裙装的女子，正是沈明薇。

苏砚示意护卫停船，纵身跃到乌篷船上。船板被踩得咯吱作响，他盯着沈明薇，目光锐利如刀：“沈小姐，你到底是谁？屡次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到底要干什么？”

沈明薇抬手将被风吹乱的发丝别到耳后，羊脂玉镯在晨光中折射出柔和的光，她嘴角勾起一抹淡笑，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是沈明薇，沈府嫡女，这是毋庸置疑的。”她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似在回忆往昔，

“但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镇国公府嫡女的女儿。当年母亲下嫁沈崇山，镇国公府却遭人诬陷谋反，满门抄斩，只剩我母亲一人侥幸存活。”

她低头抚摸着玉镯，那是母亲留给他的遗物：“这些年，我在沈府忍辱负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查清真相，恢复母族的荣耀。沈崇山作恶多端，我助你扳倒他，既是为了沈家旁支，更是为了给母亲和镇国公府讨回公道。”

苏砚愣住了，他从未想过沈明薇背后还有这样的过往，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苏大人要查盐道，总得知道哪里有暗礁。”沈明薇抛来一个油布包，里面是沈府的私藏海图，“沈修在狼山岛有处据点，每月十五与倭寇交易。”她望着苏砚，“景王让我转告你，凡事留一线。但我要告诉你，对付沈修这种人，心软不得。”

苏砚展开海图，狼山岛的位置被朱砂圈出，旁边批注着“潮汛时辰”。

“我还有一句私话……”

苏砚抬头，只见沈明薇粉唇微动，“景王临摹陛下的字，已有十年。”

乌篷船已没入晨雾，只留下淡淡的栀子花香在江面上浮动。

官船继续前行，苏砚立在船头，望着乌篷船消失的方向，若有所思。而岸上，沈明薇站在柳树下，目送着官船越来越远，身影逐渐缩成一个黑点。

身边的丫鬟轻声问道：“小姐，您真的准备嫁给景王吗？从前您不是……不是对苏大人有几分喜欢吗？”

沈明薇收回目光，看向波光粼粼的江面，嘴角的笑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决绝。她缓缓开口，声音轻得像风拂过柳叶：“喜欢这种感情太廉价了，在我要的东西面前，不值一提。”

她顿了顿，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腕间的玉镯，眼神坚定：“我要的是镇国公府的清白，是母族的荣耀，这些太贵重了，不是几句喜欢就能换来的。”风吹起她石榴红的裙角，猎猎作响，“我只能只身入局，用我自己去换。景王需要一个理由安抚沈家旧部，我需要他的权力查清当年的冤案，各取所需罢了。”

丫鬟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沈明薇抬手制止了。她望着远方的天际，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风雨，却毫无惧色。

抵达苏州府时，街道上果然空无一人。盐铺的门板都贴着封条，上面用墨笔写着“官逼民反”四个大字。苏砚刚进知府衙门，就有衙役来报：“大人，沈修不在府中，此刻正在城西的张府，与苏州的世族大家聚会呢。”

苏砚正思索着沈修聚集士族的用意，一位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老人跌跌撞撞闯了进来，正是周灶户。他扑通一声跪在苏砚面前，老泪纵横：“苏大人，您可得为我做主啊！我儿子……我儿子他……”

苏砚连忙扶起他：“老人家，您别急，慢慢说，您儿子怎么了？”

周灶户哽咽着说：“我儿子发现沈修要走私私盐，想去报官，结果被他们抓住，活活打死在盐场了啊！他们还放火烧了我家，要不是我跑得快，也早就被灭口了！”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染血的布料，“这是我儿子的衣角，上面还有盐场的印记啊！”

苏砚看着那块布料，又望着周灶户悲痛欲绝的神情，心中怒火中烧。

就在这时，又一名衙役匆匆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大人，不好了！码头那边发现有人在走私私盐，动静还不小！”

苏砚眼神一凛，立刻带人赶往码头。深夜的码头，五十艘盐船整装待发，沈修穿着锦袍站在船头，腰间玉带与萧景曜的样式相同，正低声呵斥着几名动作迟缓的船夫。

“沈修！”苏砚带人赶到，厉声喝道，“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害死周灶户的儿子，烧毁他家宅，简直丧心病狂！”

沈修见行踪暴露，脸色铁青，却也不再遮掩，他死死盯着苏砚，冷笑道：“苏砚，你以为抓了我就完事了？你这样大刀阔斧地查盐道，得罪的是整个苏州的世族！他们盘根错节，势力庞大，你一个寒门出身的官员，能抗衡得了吗？迟早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厮杀声在江面上响起，苏砚望着沈修被押走时怨毒的眼神，又想起暖阁里萧景珩转着狼头令牌的模样，掌心的断簪印痕再次渗出血珠。

三日后，苏州府的盐铺重新开张。苏砚站在周灶户儿子的坟前，将那张海图焚化在墓碑前。纸灰被风吹起，像极了林疏影腰间青铜令牌碰撞时溅出的火星。周灶户跪在一旁，烧着纸钱，口中喃喃着：“儿啊，你看，恶人被抓了，你的仇报了……”

“大人，京城来信了。”护卫递上密函，是裴明远的笔迹：“景王已拿下沈修在京的党羽，只是……有人在陛下面前提起你私会沈明薇。”

苏砚望着江南连绵的雨幕，忽然想起离开京城前，萧景珩在朝堂上说的话：“新政如船，需有礁石砥砺才能行稳致远。”只是那时他还不懂，有些礁石，本就是执舵人亲手布下的。

第二十章：寒门铎

芒



苏砚在周灶户儿子的坟前站了许久，直到纸灰被江

风卷成细碎的蝶形，才转身踏上归途。身后传来周灶户压抑的哭声，混着淅淅沥沥的雨，在盐场荒芜的田埂上漫延。他攥紧袖中那封裴明远的密函，指腹反复摩挲着“私会沈明薇”五个字，忽然想起沈明薇在乌篷船上说的话——“景王需要一个理由安抚沈家旧部”。

知府衙门的偏厅里，三十余名身着青衿的书生正襟危坐。他们都是苏砚从苏州府学挑出的寒门子弟，袖口还沾着赶考时的泥点，案几上的粗瓷茶碗映出一张张忐忑而热切的脸。苏砚将沈修走私的账册副本摊开在案上，盐引上“苏州张氏”的朱印格外刺眼：“这些世族盘踞江南百年，勾结盐商，瞒报田产，你们的父辈要么沦为佃户，要么死于苛政，难道还要让子孙重蹈覆辙？”

坐在末席的林缚猛地起身，靛蓝布衫的肘部磨出了白痕：“苏大人，学生愿往狼山岛查访！家父十年前就是被诬陷偷盗官盐，病死在牢里的！”他话音未落，又有七八

名书生同时站起，参差不齐的应答声撞在雕花窗棂上，惊飞了檐下避雨的麻雀。

苏砚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在私塾窗外偷听的模样。他取出林疏影留下的《江南盐法考》，在扉页写下“清盐”二字：“从今日起，你们便是新政的耳目。林缚带三人去核查各乡盐价，顾文彦负责登记流民田产，其余人随我整理苏州府的鱼鳞册。”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记住，账本可以造假，但百姓的肚子不会说谎。”

正分派间，书吏匆匆进来禀报：“大人，城西张府的公子带着二十名家丁堵在门口，说要讨个说法。”苏砚冷笑一声，抓起案上的青铜令牌——那是林疏影的遗物，如今成了他调动苏州卫所的凭证：“让他们进来。”

张砚之披着紫貂斗篷踏入偏厅时，身后家丁的佩刀在雨幕中闪着寒光。他瞥了眼案前的寒门书生，嘴角勾起轻蔑的笑：“苏大人抓了沈修，断了苏州的财路，莫非想用这些黄口小儿填补亏空？”他将一份族谱拍在案上，“我

张氏一族在太祖年间就受封世袭盐引，你说查就查，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林缚上前一步，将一卷诉状递过去：“张公子不妨看看这个。去年你家盐铺以次充好，每石私盐掺了三升沙土，导致沿海三县百姓上吐下泻。这些都是受害者的手印。”他指尖点向诉状末尾，“其中就有周灶户的画押。”

张砚之的脸色瞬间涨红，反手将诉状扫落在地：“一派胡言！不过是些泥腿子想讹钱罢了！”

苏砚弯腰拾起诉状，缓缓展开：“张公子可知，沈修的账册里记载着，你家每月从走私中获利五千两，足够发放苏州府衙三个月的俸禄？”他忽然提高声音，“这些银子，都是从百姓骨头上刮下来的！”

偏厅外的雨越下越大，打在天井的青石板上噼啪作响。张砚之带来的家丁开始骚动，有几个眼神闪烁，显然被苏砚的话触动。苏砚见状，又道：“我知道你们中不少人也是穷苦出身，被张府雇佣才穿上这身衣裳。若肯指证张府与沈修勾结，我保你们从轻发落。”

一名家丁犹豫片刻，突然跪倒在地：“大人，小人愿意作证！张公子上个月确实让小人往狼山岛送过信，约定十五交易！”

张砚之大惊失色，指着那家丁骂道：“你这狗奴才，竟敢污蔑主子！”

苏砚示意护卫将张砚之拿下，转而对那些书生道：“把张府的罪证整理好，明日一早张贴在府衙外。让苏州百姓看看，这些世族究竟是如何吸他们血的！”

书生们齐声应诺，林缚更是主动请缨：“大人，学生愿带人去查封张府的盐库！”

苏砚点了点头，又叮嘱道：“切记不可扰民，若遇抵抗，以理服人。我们推行新政，为的是百姓，不可失了民心。”

林缚领命而去，其余书生也各自忙碌起来。偏厅里顿时清净了许多，苏砚看着案上的鱼鳞册，心中思绪万千。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苏州的世族盘根错节，绝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暮色四合时，苏砚正在灯下核对着林缚送来的张府盐库清单，忽然听到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他警觉地抬头，只见一名书生模样的人鬼鬼祟祟地在门口张望。

“进来吧，门没锁。”苏砚沉声道。

那人推门而入，原来是顾文彦。他脸上带着几分焦急，手里拿着一卷纸：“大人，学生在整理流民田产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苏砚接过那卷纸，展开一看，竟是几张地契，上面的落款都是苏州的几个大世族，而地契上的土地，正是近年来因水患被淹没的良田。

“这些地契有什么问题吗？”苏砚疑惑地问。

顾文彦解释道：“学生查过了，这些土地根本没有被淹没，而是被这些世族强行霸占，然后谎报灾情，骗取朝廷的赈灾款！”

苏砚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竟有此事？”

“千真万确！”顾文彦肯定地说，“学生已经找到几位知情的流民，他们都愿意作证。”

苏砚拍案而起：“好！明日我们就去查证此事，让这些世族的丑恶嘴脸暴露在阳光下！”

顾文彦离去后，苏砚望着窗外的夜色，心中充满了斗志。他知道，前路依旧艰难，但只要有这些寒门子弟的支持，有百姓的拥护，他就有信心将新政推行下去，还江南一个朗朗乾坤。

三日后，苏州府衙外的公告栏前挤满了百姓。当张府走私、张家霸占良田骗取赈灾款的罪证被一一公布时，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呐喊。有白发老者捧着诉状跪在府衙门前，哭诉世族强占祖宅的冤屈；有年轻后生挥舞着拳头，要冲进那些紧闭的朱门讨个公道。

苏砚站在门楼上，看着下方涌动的人潮，忽然对身后的林缚说：“去把府学里的空房收拾出来，设个冤鼓。让百姓知道，朝廷的王法，不止护着那些穿绫罗绸缎的。”

林缚刚领命而去，一名护卫匆匆上楼：“大人，京城又来了密函，是景王府的人送来的。”苏砚拆开火漆封口，

萧景珩的字迹在宣纸上格外冷峻：“沈明薇已入府为宾，苏州士族联名弹劾你结党营私，陛下已有不悦。”

他捏着信纸走到栏杆边，江南的雨不知何时停了，月光透过云层洒在盐场的方向，照亮了周灶户儿子坟前新立的石碑。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三响，已是三更。苏砚忽然想起林疏影在密档库留下的另一句话：“治世之道，不在铲除豪强，而在让寒门有立足之地。”

偏厅里的烛火彻夜未熄。苏砚亲手拟定了考核章程，规定每季度评选最勤勉的三名寒门官员，直接报送吏部；又设立匿名举报箱，鼓励百姓揭发贪腐。当第一缕晨光穿过窗棂时，他在章程末尾落下“苏砚”二字，笔尖划破纸面的声响，竟与当年在私塾写下第一个“民”字时惊人地相似。

数日后，苏州府学的冤鼓被敲响了。第一个击鼓鸣冤的是一位老妇人，她状告当地乡绅强占她儿子的军功田。苏砚亲自审理此案，最终为老妇人讨回了公道。消息传开，

百姓们奔走相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府衙，将自己的冤屈倾诉出来。

苏砚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却始终精神饱满。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正在为那些像他一样出身寒门的人，开辟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而在京城，景王府的暖阁里，萧景珩正把玩着一枚玉佩，听着手下的汇报。当听到苏砚在苏州推行新政，得到百姓拥护时，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这个苏砚，倒真是块璞玉。只是不知，他能否经得住接下来的考验。”

他将玉佩放在案上，拿起一封奏折，上面正是苏州士族联名弹劾苏砚的内容。萧景珩看了片刻，淡淡道：“把这个压下去。苏砚现在还有用，不能让他倒得太早。”

手下领命而去，暖阁里只剩下萧景珩一人。他望着窗外的月光，眼神深邃，不知在想些什么。

江南的新政，才刚刚拉开序幕。苏砚与士族的较量，也远未结束。而这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权力博弈，等待着他们去面对。

第二十一章：王府

暗流



景王府的暖阁总是燃着最上等的银丝炭，沈明薇端坐在紫檀木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腕间的羊脂玉镯。窗外传来苏砚在苏州府推行新政、查处士族贪腐的消息，她眼皮微抬，将茶盏轻轻放在案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萧景珩刚处理完奏折，抬眼看向她，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苏州那边动静不小，苏砚倒是有几分能耐。”

沈明薇顺着他的话头，语气平静：“苏大人本就能力出众，只是从前缺少机会。不过，比起这个，我更关心镇国公府的旧案。”她顿了顿，目光落在案上那枚狼头令牌上，“殿下上次说，这令牌与镇国公府有关，不知能否再多透漏些？”

萧景珩拿起令牌，在指间把玩着，慢悠悠地说：“你倒是执着。这旧案牵连甚广，可不是轻易能查的。”

沈明薇起身去为他续茶，石榴红裙裾扫过地毯上的银丝花纹，恰好停在他膝前。她执壶的手微微倾斜，热水在茶盏里泛起细浪，有几滴溅在萧景珩的玄色锦袍上。“失

手了。”她垂眸致歉，掏出发间银簪挑起帕子，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他的衣襟，银簪尾端的珍珠擦过他颈侧时，萧景珩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

“沈小姐这手艺，倒像是故意勾引人。”萧景珩突然伸手攥住她的手腕，将她往身前一带。沈明薇猝不及防跌在他膝头，石榴红裙铺开如绽放的花，羊脂玉镯硌在两人相贴的衣襟间，烫得像团火。他低头时扫过她耳尖。

沈明薇非但没挣开，反而抬手抚上他胸前的盘扣，指尖缠着流苏打打了个结：“殿下借苏大人的刀，既铲除了反对您的士族，又能让陛下觉得您在整顿吏治，好一出一石二鸟。”她抬头时鼻尖擦过他下颌，“只是苦了苏大人，还以为自己在替天行道。”

萧景珩捏住她的下巴，迫使她与自己对视。暖阁的炭火光在他眼底跳跃，映得那抹笑意格外幽深：“你倒是看得通透。”他拇指摩挲着她下唇，“可你不也在利用我？沈崇山倒台后，沈家旁支都认你这个嫡女，那些藏在盐道里的镇国公旧部，如今只听你的号令。”

沈明薇忽然笑出声，舌尖轻轻舔过他的指尖，带着茶渍的微苦：“那殿下敢不敢赌？”她从他膝头起身，转身时故意让裙裾扫过他的手背，“赌我能帮你收拢江南士族，赌你登基后会为镇国公府翻案。”

萧景珩看着她走到铜镜前，用银簪重新挽发。镜中两人的影子挨得极近，他起身从背后接过她手中的簪子，冰凉的金属贴着她的头皮插入发髻，指腹擦过她颈后的肌肤：“翻案可以，但得等我坐上龙椅。”他在她耳边低语，“当今陛下最恨旁人提镇国公府，只有新君登基，才能用‘先帝遗诏’的名义昭雪。”

沈明薇望着镜中交叠的身影，忽然抬手覆上他按在自己肩上的手。他的掌心有常年握令牌磨出的厚茧，与她腕间的玉镯相触时，竟有种奇异的契合：“殿下就不怕我转头告诉苏砚，他不过是您的棋子？”

“你不会。”萧景珩拿过她发间的珍珠耳坠，替她戴上时指尖划过耳垂，“苏砚太干净，干净到容不下这朝堂的脏。而你要的真相，恰恰藏在最脏的地方。”他退后半

步，看着她镜中泛红的眼角，“下月初三的婚宴，记得穿正红色。镇国公府的嫡外孙女，该有件像样的嫁衣。”

沈明薇抚摸着耳坠上冰凉的珍珠，忽然想起苏砚在乌篷船上那双清澈的眼。她转身时裙摆扫过炭盆，火星溅在萧景珩的靴面上，他却像没察觉般：“苏州送来的密报说，苏砚查到张砚之与七皇子的密信了。”

“那就让他查。”沈明薇走到案前，将那枚狼头令牌塞进他怀里，“最好让他查到陛下头上，这样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该辅佐的人。”她仰头饮尽杯中的残茶，茶盏与案面碰撞的脆响里，藏着无人察觉的颤抖。

萧景珩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石榴红裙裾消失在暖阁门口时，他忽然将令牌按在眉心。炭盆里的银丝炭渐渐燃成灰烬，正如那些被卷入权力漩涡的人，终将化为史书上的寥寥数笔。

第二十二章：龙椅

暗流



苏州府的银杏叶落满青石板时，苏砚正将最后一页

供词塞进卷宗。林缚捧着刚抄完的账册进来，指尖在“御前司房支取二十万两”的条目上顿了顿：“大人，张砚之招了，这些银子根本不是七皇子要的，是……是进了内库。”

苏砚合上卷宗的手猛地收紧，铜环扣合的声响在空荡的书房里格外刺耳。他想起沈明薇留在乌篷船里的那半张盐引，上面“供御”二字的朱砂，与内库账本上的印泥出自同一方印鉴。

苏砚突然想起沈明薇最后对自己说的话，难道这些都是景王做的手脚？他连御笔都有胆子模仿……不论如何，一份证据就说一份事实，苏砚坚定本心，清亮地说道：

“备船。”他抓起青铜令牌往腰间一挂，令牌碰撞的脆响惊飞了檐下的鸽子，“这趟回京，该算清的账，总得算清。”

官船行至长江中段，恰逢沈明薇的船队顺流而下。她立在船头，石榴红斗篷被江风掀起，露出腕间羊脂玉

镯——正是当年镇国公府给嫡女的嫁妆。两船相错时，她忽然将一卷布帛抛过来，苏砚接住展开，竟是苏州世家与三皇子往来的密信，每封信末尾都盖着御前司房的火漆。

“景王殿下算准了这些人会反。”沈明薇的声音顺着江风飘来，带着玉镯碰撞的清响，“苏大人查得越狠，他们就越恨您，最后只能投靠唯一能保他们的人。”

苏砚望着远去的帆影，忽然明白萧景珩为何要让他严查江南。那些被查处的世家，半数是七皇子的党羽，余下的则是对景王阳奉阴违之辈。借他的刀铲除异己，再让沈家旁支收拢残余势力——这盘棋，早在沈崇山倒台时就布下了。

十一月初一的早朝，苏砚捧着江南卷宗踏入太和殿时，殿角的铜鹤正泛着冷光。他刚念到“苏州盐商每年向御前司房缴纳三成利润”，站在前列的几位世族官员便齐齐跪倒：“陛下！苏砚构陷宗室，意图动摇国本，请严惩！”

为首的张氏族长抖着花白的胡须，将一份联名奏折举过头顶：“江南盐税历来由我等世族代收，苏大人突然严查，分明是景王授意，想借机铲除异己！”

世宗皇帝扶着龙椅的手在颤抖，明黄龙袍下的指节泛白。他盯着苏砚，喉间发出浑浊的声响：“苏爱卿，可有此事？”

“臣有证据。”苏砚从卷宗里抽出两张盐引，“这张是从倭寇船上搜出的，上面有七皇子私印；而这张盖着御书房印鉴的，每月都从内库支取五千两‘采办费’，实则流向了陛下的私人银库。”

殿内死寂一片，唯有铜钟在风中轻响。苏砚继续道：“去年冬月，苍狼部送来的战马，实际是用私盐走私换来的，交易清单上的签字，与陛下御笔批复的笔迹，分毫不差。”

世宗猛地拍案，龙椅扶手的雕花崩落一小块：“一派胡言！”他话音未落，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内侍连忙上前搀扶，却被他一把推开，“传朕旨意，苏砚……”

“陛下息怒！”萧景珩从亲王队列中走出，玄色锦袍扫过地砖，带起细碎的声响，“江南之事错综复杂，不如先将苏砚调任户部侍郎，彻查内库账目，也好还陛下清白。”

苏砚叩首谢恩时，瞥见萧景珩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退朝后，裴明远拄着拐杖追上他，老御史的拐杖头在青石板上敲出急促的响：“陛下的小金库藏在御花园假山后，二十年前就靠走私盐铁充盈，沈崇山不过是替罪羊！”

苏砚听罢连连叹气，他多么想查出来是萧景珩利用陛下的笔迹中饱私囊，可事实却没有那么复杂。但苏砚心头又骤然笼罩起阴云，萧景珩十年模仿御笔，不用在此处，那是要用在何处？

腊月的雪连下三日，苏砚在清查内库时，发现近十年的账册都有涂改痕迹。最刺眼的是“供御盐”条目下，每年都有五十万两去向不明——恰好与太仓银库的亏空数额吻合。他正用朱笔圈注，忽然听见殿外传来甲冑碰撞声。

“苏大人，不好了！”林缚撞开房门，雪花从他的披风中抖落，“苏州那些世家带着家丁闯进宫门！”

“景王呢？”

“景王……他说要保护陛下安全，把皇宫围住了，但我看着，那些护卫更像是保护世家的。”

苏砚抓起账本奔往太和殿，远远就看见张氏族长带着数十位世族官员跪在丹墀下，四周黑压压的全是景王的护卫，兵器透着寒光。

“陛下若不处置苏砚，我等便血溅宫门！”

殿内，世宗躺在龙榻上，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传位诏书。萧景珩站在榻前，玄色锦袍上落满雪花：“陛下，如今外有世家逼宫，内有账目不清，唯有立一位能镇住场面的储君，才能平息动乱。”

世宗的目光在萧景珩与空白诏书间游移，喉间发出嗒嗒的声响。苏砚捧着账册闯入时，正看见老皇帝抬起手，指向御座的方向——那里空着，却仿佛已有无形的影子端坐其上。

“陛下！”萧景珩突然跪倒，声音穿透殿内的死寂，
“臣愿以性命担保，查清内库账目，安抚世家，但若要稳定朝局，需得有陛下的旨意。”

世家官员们跟着高呼：“请陛下立景王为储！”喊声响彻宫闱，震落了檐角的积雪。

世宗的手猛地垂落，因一时急火攻心，龙驭宾天了。

萧景珩展开手中的诏书，上面“传位于三皇子萧景珩”七个字。苏砚望着已经干透了的笔迹，目光发颤。

这是萧景珩提前准备好的。

夜色降临时，苏砚回到户部官衙。案上多了个紫檀木盒，里面是半枚盐引，与他从倭寇船上搜出的那半枚严丝合缝。盐引背面用朱砂写着：“内库银，皆私盐来，先帝知，今帝续，景王用此逼宫，实乃天意。”

窗外传来景王府的报喜鼓声，苏砚将盐引收入怀中，指尖触到冰凉的青铜令牌。他明白，所谓世家逼宫，不过是萧景珩借他们的口，逼老皇帝说出那个藏在内库深处的

秘密——而走私私盐的罪证，终将成为新君清洗朝堂的最锋利的刀。

第二十三章：新帝 棋局



景元元年的元旦，太和殿的朱漆大门在晨雾中缓缓

开启，苏砚正捧着内库账册站在阶下。檐角的积雪被朝阳映得发白，落在他的孔雀绿官袍上，瞬间融成细碎的水痕——这是新帝萧景珩特赐的官服，三品侍郎才能穿的材料子，此刻却像烙铁般烫皮肤。

“苏爱卿，这是镇国公府的翻案诏书，你替朕宣读吧。”萧景珩坐在龙椅上，玄色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在烛火下泛着暗金，腰间玉带扣与当年暖阁里那枚狼头令牌的纹路完美契合。

苏砚展开诏书时，指尖突然僵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府系被诬陷，今平反昭雪……”墨迹未干的字里，他认出了沈明薇的笔锋——那与镇国公府旧账上的批注如出一辙。如今沈明薇已是景贵妃，居于长乐宫，与新帝同气连枝，共掌朝堂动向，这诏书既是她多年心愿得偿，也是新帝安抚镇国公府旧部的手段。

“怎么？”萧景珩的声音从龙椅上传来，带着银丝炭般的温吞，“苏爱卿觉得不妥？”

“臣不敢。”苏砚将诏书举过头顶，余光瞥见阶下的内侍捧着贵妃娘娘的赏赐，正往御案方向走去。那赏赐的锦盒上，绣着与沈明薇腕间玉镯同款的缠枝纹，这是帝妃同心的象征，也是向朝野传递的明确信号。

退朝后，苏砚刚走到太和殿侧门，就见贵妃宫中的掌事太监立于廊下，手中捧着个描金漆盒：“苏大人，贵妃娘娘有东西吩咐奴才交给您。”

打开漆盒，里面是半枚盐引，衬着的锦缎上绣着细小的“明”字。掌事太监低声道：“娘娘说，这是从先帝私库寻得的物件，陛下知晓此事，让娘娘转交于您，助您查清旧案余孽。”

苏砚捏着盐引，指尖冰凉。他明白，这既是信任，也是提醒，景贵妃与新帝立场一致，断不会做对新帝不利之事。

“陛下在偏殿等你。”掌事太监躬身退下前，又传了句口谕，“陛下说，户部新制的盐法，还得你亲自督办。”

偏殿的地龙烧得正旺，萧景珩正在临摹先帝的笔迹。宣纸上“盐铁专营”四个字，与内库旧账上的批复几乎难辨真伪。见苏砚进来，他将狼毫一搁：“苏州世家的子弟，该放出去历练了。”他指着案上的名单，“林缚升苏州通判，张氏族长的孙子去漠北军前效力，你觉得如何？”

苏砚看着名单上用朱笔圈出的名字，忽然明白这是交换——用世家子弟的前程，换他们对走私旧案的缄默。新帝用他铲除了异己，却也在提防着他，这份名单既是对他的倚重，也是一种制衡，不让他江南势力过大。

“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七皇子？”苏砚忽然问。

萧景珩的笔尖在宣纸上晕开墨团：“他疯了。”新帝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昨夜在宗人府大喊大叫，说先帝用私盐养倭寇，还说要去太庙告御状。”

苏砚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这是新帝的手段，七皇子的结局是必然，而他自己，也处在新帝的审视之下，既被任用，又被防备。

这时，内侍匆匆进来：“陛下，贵妃娘娘派人来报，说找到镇国公府的旧部了，正在午门候着，听凭陛下差遣。”

萧景珩起身时，龙袍扫过御案，将那枚盐引扫落在地。苏砚弯腰去捡，却被新帝抢先一步。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盐引上，“供御”二字的朱砂，与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同样刺目。

“苏爱卿可知，”萧景珩将盐引塞进他袖中，指尖刻意按在他腕间的青铜令牌上，“治国如弈棋，每一颗子都有其用处，也需懂得收敛锋芒。”

苏砚走出偏殿时，梅花开得正盛。他望着午门方向，一队禁军护送着几位身着布衣的老者入宫，为首的白发人捧着镇国公府的旧印，这是新帝稳固朝堂的又一步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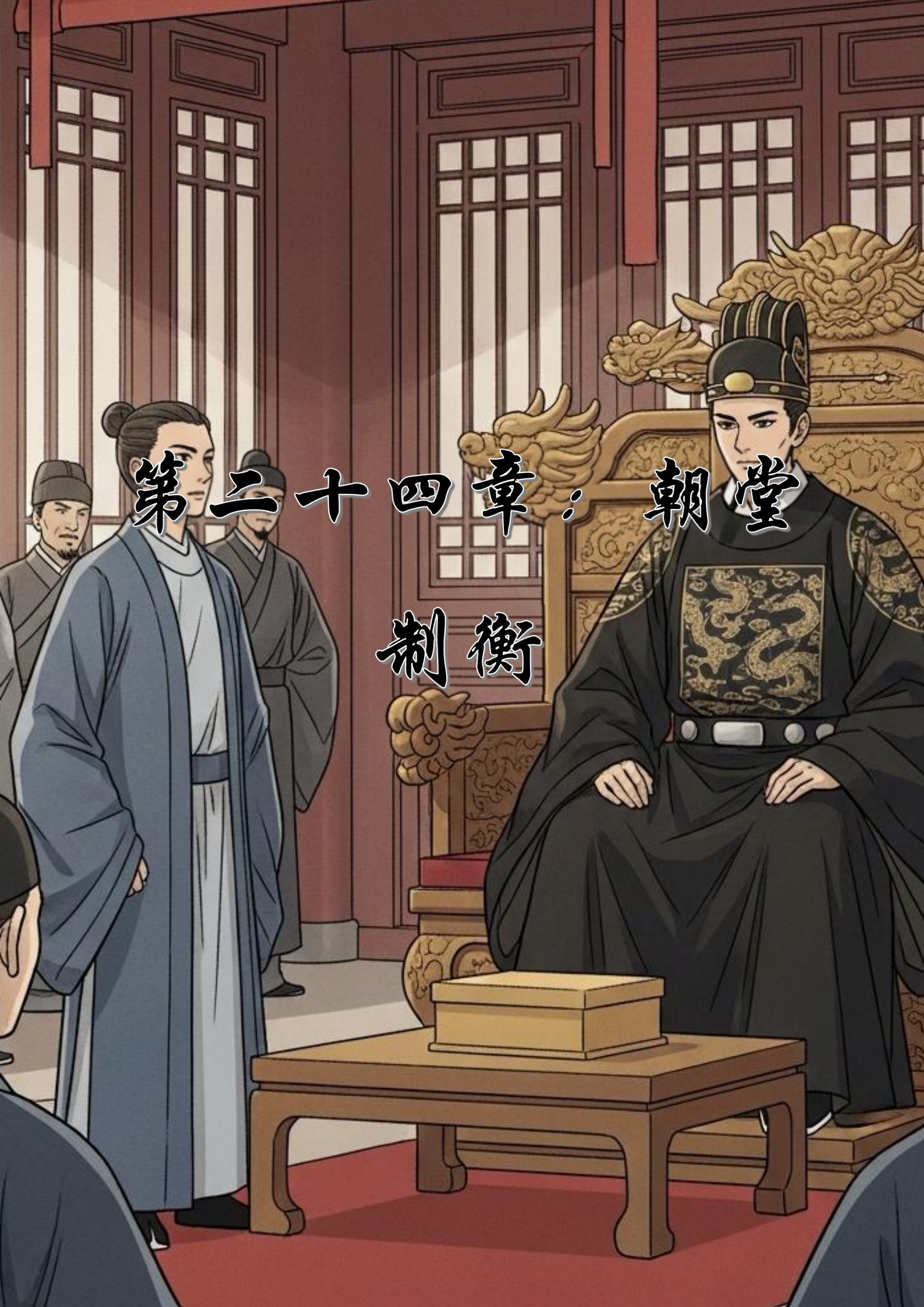
户部的盐法最终在三月推行。苏砚亲自拟定的章程里，规定寒门子弟可通过盐场考核进入仕途，世家子弟则需缴纳双倍盐税。颁布那日，他站在城楼上，看着林缚带着苏

州学子敲锣打鼓地游行，心中却无比清醒。朝中世家虽换了一批，但根基仍在，寒门力量依旧薄弱。

他明白了，光是他自己一人在朝堂之上，力量太过微薄，根本无法撼动世家盘根错节的势力。要想真正推行新政，实现抱负，必须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进入朝堂，汇聚力量。

暮色降临时，裴明远送来一封密信，说是从江南传来的消息，不少寒门学子听闻新政，都渴望能有机会为国效力。苏砚捏着信纸，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他要隐忍蛰伏，暗中为寒门学子铺路，等待合适的时机，让更多寒门力量涌入朝堂，改变这盘棋局。

第二十四章：朝堂 制衡



早朝的钟声撞碎晨雾时，苏砚正站在太和殿的丹墀下，将江南盐税核查的奏疏捧在手中。孔雀绿的官袍被朝露打湿，腰间青铜令牌与玉佩相撞，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极了此刻的心境——表面平静，内里却暗流涌动。

“苏爱卿核查江南盐税有功，朕心甚慰。”萧景珩坐在龙椅上，玄色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在晨光中流转，目光扫过阶下的朝臣，“即日起，江南盐场的三成收益，划拨寒门学馆充当资费。”

话音刚落，站在前列的几位世家官员便面露愠色。户部尚书张大人出列奏道：“陛下，盐场收益历来是填补国库的重要来源，骤然划拨三成，恐影响边防军饷。”他正是苏州张氏的旁支，当年靠着走私盐铁发家。

苏砚上前一步，奏疏在手中微微颤动：“张大人此言差矣。江南盐税去年因走私亏空五十万两，如今查处后收益翻倍，划拨三成后仍比往年多缴二十万两。况且寒门学馆培养的学子，将来可为朝廷效力，岂非长远之计？”

萧景珩抚掌笑道：“苏爱卿说得在理。就依此执行。”他看向苏砚的眼神带着赞许，却在垂下眼帘的瞬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退朝后，苏砚刚回到户部衙署，裴明远便拄着拐杖进来，将一份名册放在案上：“这是新科进士的籍贯名册，寒门出身的只有五人，还都是些偏远州县的。”老御史叹了口气，“世家在科举上做的手脚，怕是没那么容易根除。”

苏砚翻开名册，指尖在“陈默”的名字上停顿。这是苏州学馆考核的第一名，秋闱复试时策论惊艳，却因出身寒门，只得了个末等名次。他提笔在名册旁写下“外放江南盐场历练”，打算让其从基层做起，避开朝堂的明枪暗箭。

时光荏苒，五年光阴转瞬即逝。

这五年里，苏砚的改革措施在朝堂内外稳步推进，成效日渐显著。寒门学馆培养出的学子一批又一批进入仕途，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以其务实、清廉的作风，逐渐改变

着官场的风气。江南盐场的收益持续增长，不仅充实了国库，也为寒门学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新帝萧景珩的地位越来越稳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和苏砚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拥戴。曾经盘根错节、气焰嚣张的世家，在这五年间大多变得老实本分。他们见识到了新帝的雷霆手段和苏砚改革的坚定决心，也明白继续与朝廷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便收敛了锋芒，只求安稳度日。

这日，苏砚在户部处理政务，陈默——如今已是江南盐运司的重要官员，前来汇报工作。他身着青色官袍，举止沉稳干练，与五年前那个青涩的学子判若两人。

“苏大人，如今江南的盐税制度已十分完善，寒门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家想要插手盐运事务，已是难上加难。”陈默递上一份详细的报告，上面清晰地记录着盐税的收支情况和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效果。

苏砚接过报告，仔细翻阅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做得好。这五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总算看到了些成效。”

正说着，内侍前来通报，新帝在暖阁召见。

暖阁内，萧景珩正临窗而立，望着窗外生机勃勃的景象。五年的时间，让他更添了几分帝王的威严与沉稳。

“苏爱卿，这几年辛苦你了。”萧景珩转过身，目光落在苏砚身上，“改革取得如今的成果，你的功劳最大。”

“臣不敢居功，这都是陛下信任与支持的结果。”苏砚躬身说道。

萧景珩微微点头，话锋一转：“不过，如今寒门势力在朝堂上日渐增长，你也要注意平衡。世家虽然安分了，但根基仍在，不可过度打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动荡。”

苏砚心中明白，新帝虽然认可他的改革，却依旧在提防着他和寒门势力的壮大。这五年，新帝一边支持他推行改革，一边也在暗中扶持一些世家力量，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臣明白陛下的深意，定会谨慎行事。”苏砚沉声应道。

离开暖阁，苏砚走在皇宫的长廊上，望着远处的天空。他知道，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虽然目前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朝堂上的制衡与博弈从未停止。他必须继续隐忍和努力，为更多的寒门学子铺平进入朝堂的道路，让这片土地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第二十五章：裂痕

暗生



初夏的阳光透过太和殿的窗棂，在金砖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苏砚站在殿中，手中捧着的寒门官员考核晋升名册，纸页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得发毛。

“陛下，这是今年寒门官员的考核结果，其中有十二人政绩卓著，按例应予以晋升。”苏砚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萧景珩坐在龙椅上，目光扫过名册，指尖在“陈默”的名字上停留许久。五年过去，陈默已从江南盐运司的小官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栋梁，此次考核更是位列榜首，按制应升任户部郎中。

“陈默虽有才干，但过于刚直。”萧景珩缓缓开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户部郎中掌管钱粮，需圆滑变通之人，此事再议吧。”

苏砚心中一沉，陈默的刚直正是他所欣赏的，在盐运司任上查处了不少隐漏的税银，如今却成了不被晋升的理由。他抬头看向萧景珩：“陛下，陈默在江南盐运司任上，

为朝廷多征盐税三十万两，其才干有目共睹。若因刚直便不予晋升，恐寒了寒门官员的心。”

“苏爱卿这是在教朕用人？”萧景珩的语气陡然转冷，龙袍的袖口在扶手上重重一拂，“朕是天子，用人自有考量。这几年寒门官员在朝堂上势力渐长，若再让陈默这样的人进入中枢，怕是要忘了谁才是君，谁才是臣。”

站在殿下的世家官员们听到这话，纷纷附和：“陛下圣明，苏大人未免太过偏袒寒门了。”“是啊，朝堂之上当以平衡为重，岂能让寒门一家独大。”

苏砚看着萧景珩眼中一闪而过的猜忌，又听着世家官员们的附和，只觉得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他这才明白，萧景珩对他的提防，早已不是暗中制衡那么简单。所谓的平衡，不过是不想让寒门势力威胁到他的皇权。

“臣不敢教陛下用人，只是陈述事实。”苏砚挺直脊梁，手中的名册被攥得紧紧的，“这些寒门官员凭借自身才干为朝廷效力，为何就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难道就因为他们出身寒门，便永远只能在底层徘徊？”

“放肆！”萧景珩猛地拍案，龙椅发出沉闷的声响，
“苏砚，你真当朕不知道你在寒门官员中的威望？若再如此咄咄逼人，休怪朕不念旧情！”

苏砚望着盛怒的萧景珩，又看了看那些面露得意的世家官员，心中的某个信念在这一刻悄然崩塌。他多年的隐忍与努力，推动改革，扶持寒门，原以为是在为天下苍生谋福，却没想到在帝王眼中，终究抵不过对权力的猜忌。

他缓缓低下头，声音带着一丝疲惫：“臣……失言了。”

退朝后，苏砚回到户部衙署，将那份考核名册扔在案上。窗外的阳光依旧明媚，却照不进他此刻晦暗的心境。他想起这几年寒门官员们的努力，想起他们眼中对公正的渴望，只觉得无比无力。

暮色渐浓时，衙署的门被轻轻叩响。进来的是个面生的小吏，捧着个素雅的锦盒，说是长乐宫的掌事太监托他转交的。

苏砚打开锦盒，里面没有华贵的物件，只有半枚熟悉的羊脂玉镯，正是当年沈明薇常戴在腕间的那只，如今断口处已用赤金镶补，上面刻着细小的“退”字。

他指尖抚过那道金痕，忽然想起沈明薇在苏州码头说的话：“最锋利的刀，要懂得藏鞘。”这哪里是普通的物件，分明是她借着宫人的手传来的警示——帝王猜忌已显，再不退，怕是要落得与镇国公府同样的下场。

正思忖间，书吏匆匆进来，脸色发白：“大人，不好了！李祭酒联合几位世家官员，刚刚递了弹劾您的奏疏，说您结党营私，利用职权为寒门官员谋私利！”

苏砚眉头紧锁，拿起那封弹劾奏疏的抄本，上面罗列的“罪证”多是捕风捉影，却字字指向他培植寒门势力、意图架空皇权。他冷笑道：“他们倒是会落井下石。”

“更糟的是，”书吏声音发颤，“陈默大人在江南被人诬陷贪墨盐税，现已被当地官府羁押，说是要押解回京受审！”

苏砚猛地站起身，案上的锦盒被撞得险些落地。他清楚陈默的为人，断不会贪墨盐税，这分明是冲着他来的，想用陈默逼迫他就范。

他看向锦盒中的玉镯，“退”字在烛火下愈发清晰。如今弹劾在前，陈默被抓在后，显然是有人不想让他全身而退。但他更明白，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皇帝的猜忌，只要他还在朝堂，这样的风波就不会停歇，甚至会牵连更多寒门官员。

苏砚深吸一口气，重新坐下，目光变得异常坚定。他对书吏说：“备笔墨。”

烛火跳动间，他先写下为陈默辩白的奏疏，字字铿锵，列举其功绩以证清白，字里行间却未提及自身，只盼能为陈默撇清干系。随后，他拿起另一张纸，毅然写下“乞骸骨”三字，笔力沉稳，再无半分犹豫。

写完后，他将两封奏疏叠放在一起，对书吏说：“这两封奏疏，一同加急送往宫中。”

书吏愣住了：“大人，您这是……”

“只有我退了，陛下的猜忌才能平息，陈默他们才能安全。”苏砚看着案上的青铜令牌，轻声道，“这朝堂，我终究是待不下去了。”

笔尖划破纸面的余响还在空气中回荡，仿佛是他为自己的朝堂生涯画上的句点，平静而决绝。

第二十六章：君心

臣意



养心殿的晨雾还未散尽，萧景珩捏着苏砚的两封奏

疏，指腹在“乞骸骨”三字上反复摩挲。明黄的奏疏纸页边缘，还留着苏砚笔尖划过的锐利痕迹，像极了当年他在皖南山道谈及流民安置时，眼中闪烁的坚定光芒。

“陛下，苏大人这是铁了心要走啊。”侍立一旁的总管太监低声道，眼角余光瞥见御案上那封为陈默辩白的奏疏，字字句句都在为寒门官员正名，却绝口不提自身处境。

萧景珩将奏疏扔在案上，玄色龙袍的袖口扫过那枚狼头令牌——这是他昨日特意从暖阁取出的，令牌上的纹路让他想起皖南山道的那个夜晚，苏砚面对劫匪时虽显慌乱却依旧挺直的脊梁。“传旨，”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说苏爱卿劳苦功高，朕不准他辞官，让他好生歇息几日再说。”

旨意传到户部衙署时，苏砚正在收拾行囊。青铜令牌被仔细擦拭干净，与那半枚羊脂玉镯一同放进紫檀木匣。听到太监宣读的旨意，他只是淡淡一笑：“劳烦公公回禀陛下，臣心意已决。”

“苏大人，您这又是何苦？” 太监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陛下昨夜在御花园站了半宿，手里攥着您当年在江南推行盐法的奏折，嘴里念叨着‘寒门不易’呢。”

苏砚没有应答，只是将一本《江南算经》放进箱中——这是林缚托人送来的新刻版本，扉页上有陈默批注的算题。他知道，萧景珩的挽留不过是帝王心术的体面，正如当年在皖南山道，他出手相救后，那份看似随意的同行邀约，实则早已暗藏对寒门才俊的考量。

暮色降临时，内侍再次登门，说陛下在西苑的水榭召见。苏砚抵达时，萧景珩正独自坐在临水的亭中，面前摆着两盏未动的酒，岸边的芦苇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恍惚间竟与皖南山道的夜风重合。

“还记得吗？” 萧景珩拿起酒壶，给两个杯子都斟满了酒，“当年在皖南山道，你被劫匪拦路，是朕的人出手解了围。那时你背着破旧的包袱，怀里却揣着《历代名臣奏议》，说起流民安置之策时，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子。”

苏砚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恍惚间回到了那个夜晚，他被几个劫匪围在中间，是萧景珩带着随从如神兵天降，那位身着白衣的公子隔着月光看他，目光里带着审视与探究。“臣记得，那时公子问臣若安置千人流民当如何，臣说了三步走的法子，公子折扇轻叩掌心，说臣有点意思。”

“朕后来时常想起你那时的模样。”萧景珩饮下一杯酒，语气里带着几分复杂，“你推行的盐法，朕力排众议支持；你设立的寒门学馆，朕划拨钱粮扶持。可你如今，却要弃朕而去。”

“臣不是弃陛下而去，是臣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苏砚抬起头，目光坦诚，“当年在山道上，我们是偶然相遇的知己，都怀着让天下安定的抱负。可如今陛下是天子，考虑的是江山稳固、权力平衡；而臣心系的，始终是寒门学子的公平与百姓的生计。立场不同，考虑的方向终究会有分歧。”

萧景珩沉默了，岸边的芦苇在他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许久才缓缓开口：“你可知，朕有时真怀念当年皖南山道

的日子，那时没有这么多猜忌，只有一心为国的纯粹。你说屯田戍边，我说茶马互市，竟能一拍即合。”

“臣也怀念。”苏砚站起身，对着萧景珩深深一拜，随即长跪于地，“但臣更明白，陛下的恩情，臣没齿难忘。当年若不是公子在山道出手相救，臣早已成了劫匪刀下亡魂，哪有今日？那份危难之际的知遇之恩，比山高比海深。陛下登基后，对臣的改革鼎力支持，让寒门有了立足之地，这份信任，臣永世铭记。”

他叩首在地，额头抵着冰冷的青石，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臣今日辞官，非是怨怼，只是深知帝王权术需制衡，臣留下只会让陛下为难。臣别无所求，唯愿陛下日后能励精图治，让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如此，臣即便归隐乡野，也心甘情愿。”

萧景珩看着长跪不起的苏砚，龙袍下的手紧紧攥着，指节泛白。他想起当年那个在山道上护着书稿的年轻人，面对劫匪时虽显怯懦却眼神倔强；想起苏砚捧着江南盐税账册入宫时，眼里闪烁的理想光芒。那些并肩推动新政的

日夜，终究被帝王的权柄与臣子的锋芒磨出了裂痕。最终，他长叹一声：“起来吧，朕准了。”

苏砚再次叩首，额头沾着细碎的草屑，这才缓缓起身。

“江南的盐税，” 萧景珩的声音在晚风中带着一丝怅然，“朕会按你说的，让寒门官员多参与核查。”

苏砚深深看了萧景珩一眼，转身离去。水榭中的酒盏在晚风中轻轻摇晃，月光洒在空荡荡的亭中，照亮了萧景珩指间那枚狼头令牌，与远处苏砚行囊里的青铜令牌，遥遥相对，各自映着一片清辉，如同当年皖南山道上，两人一骑同行时，月光洒下的那片静谧光晕。



第二十七章：江湖 庙堂

苏砚离开京城那日，江南学馆的学子们自发在城外

十里亭等候。林缚骑着马赶来时，正看见苏砚将紫檀木匣交给陈默，匣中的青铜令牌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

“大人真的不再考虑了？”陈默的眼眶通红，他昨日已被无罪释放，案上还摆着新帝亲笔题写的“廉明”匾额。

苏砚拍了拍他的肩，目光扫过远处连绵的稻田：“我留在这里，反而碍了你们的手脚。”他指着学馆方向，

“去年新收的寒门学子里，有个叫施丹青的孩子，算学天赋极高，你多照拂些。”

林缚忽然翻身下马，从行囊里取出本泛黄的账册：

“这是苏州盐场的旧账，当年没来得及给大人。”纸页间夹着片干枯的柳叶，是苏砚在苏州码头说“水至清则无鱼”时，落在他肩头的那片。

苏砚接过账册，指尖抚过柳叶的纹路，忽然笑了：

“当年总想着把账算得一清二楚，如今才明白，有些账，糊涂着反而更好。”

马车驶离十里亭时，他掀开窗帘回望，见陈默正将青铜令牌高高举起，阳光下那抹青光与京城方向的龙旗遥遥相对，像极了皖南山道上，白衣公子与青衿学子并辔而行的剪影。

三年后的清明，江南学馆的桃花开得正好。苏砚正教孩子们演算新制的盐税公式，忽然看见林缚带着个小太监走进来，太监手中的锦盒上绣着熟悉的缠枝纹，那纹样与沈明薇当年常戴的帕子一模一样。

“陛下与贵妃娘娘让奴才给苏先生送样东西。”小太监打开锦盒，里面是幅《江南春耕图》，画中农人扶犁的姿态栩栩如生，田埂上还站着几个捧书的学子，衣角绣着细小的“明”字。更令人注目的是，画卷角落有支盛开的石榴花，笔触细腻，显然出自女子之手。

苏砚展开画卷，在卷末发现两行小字，一行是萧景珩熟悉的笔迹：“江南盐税三年增五成，寒门官员入中枢者十七人。”另一行娟秀的字迹写着：“学馆新成，愿寒门

学子皆有书可读。”那是沈明薇的笔迹，与当年镇国公府旧账上的批注如出一辙。

“陈大人如今已是户部尚书了。”林缚在一旁笑道，“上个月还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把世家子弟的免税特权给取消了。贵妃娘娘在后宫也没闲着，捐了不少私产补贴各地学馆，还亲自挑选了一批女先生去教女童呢。”

苏砚望着画中波光粼粼的水田和那支石榴花，忽然想起皖南山道的那个夜晚，萧景珩问他“天下大同需几步”，他答“先安流民，再兴教化，终至无税”。如今虽未到无税的境地，可江南的孩童已能在学馆安心读书，连女童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寒门学子更能凭才学走进朝堂，或许这就够了。

暮色降临时，小太监要回宫复命，苏砚取来一捆新刻的《算经》让他带上：“告诉陛下与贵妃娘娘，学馆的孩子们算出，若按今年的收成，再过十年，江南百姓就能有余粮赈灾了。对了，替我谢谢娘娘，学馆的女孩子们都很喜欢她送的《女诫新解》。”

小太监走后，林缚指着天边的晚霞：“大人看，那云像不像当年皖南山道的月色？”

苏砚抬头望去，橘红色的云霞铺满天空，学馆的炊烟在暮色中袅袅升起，与京城方向传来的钟声奇妙地共鸣。他忽然明白，江湖与庙堂从不是对立的，就像他袖中那半枚羊脂玉镯，与宫中沈明薇保管的那半枚虽隔千里，却始终映着同一片月光；就像他与萧景珩、沈明薇，虽身处不同位置，却都在为这天下太平默默努力。

数年后，有江南学子进京赶考，在太和殿的角落里看见块青铜令牌，与苏先生学馆里供奉的那枚一模一样。而长乐宫的窗台上，常年摆着本翻旧的《江南算经》，旁边放着半枚羊脂玉镯，与学馆中那半枚遥遥相对。沈明薇时常会翻开算经，看着上面苏砚的批注和萧景珩的圈点，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

天下太平，大抵就是如此——有人在庙堂之上励精图治，有人在后宫之中助力教化，有人在江湖之远播撒希

望，彼此记挂，虽少见却心意相通，共同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盛世。

(完)

